尤菴集

二十四

書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二

書

與李彝仲 敏叙 丁未十一月

別紙仰認孝思之摯此足以新一方之耳目矣至於扁額記文之託愧非其人也只終須謙光亦非所安故有此叨稟幸於後便還賜明教則敢不終效陋拙來紙故姑留之曾子歷舉居處不莊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爲非孝而深戒五者不遂爲非孝今執事得專雄州事力侈大其於致養之盛則不須言矣而且惟能養而已又豈朋友之所望於執事者唯以五者勉思而自遂以副曾子之訓此實

執事之責故欲以遂五名其堂未知高意如何○又竊念孔聖以後集羣儒之大成唯晦菴夫子則後學之所依倣無小大巨細當一於是矣夫子決科之後初試吏事而致其忠養實在同安縣今執事試吏致養羅實云初令以同安名堂而朝夕勉慕則其於夫子之孝庶幾焉又同安有使民同安於天顯之義兼有化民之意未知如何此外如喜懼愛日等訓皆是孝子所當體念而宜於是堂惟執事財擇而回教之

又 甲寅二月

承悉聆諭不勝悲咽時運不幸辛壬年中死了許多好人所恃者唯有尊仲氏在耳今已作地中之人其

厚德雅望今日何處得來朋友以書來吊者莫不以是爲言可見公議之難誣也今監去就何居此非深山閑漢之所當問而亦甚悶欝也大病餘喘僅僅支持豈久於斯世者靜俟歸盡之日耳

又 丙辰二月

承書已久苦未逢便訖稽謝復悚息常切卽玆淫霖制中興寢如何瞻係不已纍人尚保性命他不足言而嶺海漸不落莫每有塗聽爲之驚怕也所蒙別紙今得結浦書所諭一模所脫故亦因結浦便報稟而仍告其開見後封納未知僉意果如何也如蒙回教則幸矣

別紙

當時事勢已到無可奈何而虜索斥和人若不辦得國亡君死之正則何得以違拒其言然則當時執送之人何可專咎也其抄定三臣實朴泰判潢之所爲然亦以爲與其全送許多人不若只送此三人也今以此咎朴公則亦豈其宜也故愚於此一款略無實主輕重之意而但據諸人本家文字則崔相當其與吳尹詣虜營之時語二人以盡引前後斥和人則虜亦不能盡殺而或可得免吳尹相謂曰此欲盡除名流之計也遂不從而自當焉夫崔相此言亦豈必出於除去名流也但吳尹之不從其言而身自當之者實

卓卓乎難及者此不可泯沒故記載此一款之際不免有害於崔相矣然後之覽者只可因其言而究其心則或幾矣大抵旣不辨國亡君死之正而爲區區苟存之計則無一事不出於苟也其小小得失何足計較論量也大抵摠而論之則自丁卯之春崔公便以和議自任其心雖在於紓緩目前之急而自是之後　國家都恃此事使臥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以至於丙子之不競論其始卒則崔公安得辭其責哉至引朱子爲主和之人則其悖理傷義抑又甚焉朱子之意則以爲不先內治而徒務外事者實失先後之序故果有諷切之言豈眞以和好爲是也此實引喻

失義以惑上下則後之持論者安得有所同互哉至於雲翁洪公舉義陳疏而崔公又斥出於危急之日使當賊鋒此則洪家子孫安得無言也故亦必以縛送之事歸之於崔公亦其勢然也其後崔公以一眷士流皆不附己也遂引用羣小至使力攻清陰先生使一脉義理銷刻無餘倘無　孝宗大王尊尚清陰以爲明天理正人心之地則環東土一域淪胥爲夷久矣此亦崔公無說自解之一段也故持論之士不少假借不但居下流而有所虛被也惟愼齋金公嘗曰今人至以崔某爲秦檜此則大不然檜是爲金盡忠之人也崔豈有是心哉其實相反而强以同之非

惟渠之不服亦非不易之公論也只不以國亡身死爲義以此爲罪則渠必無辭若曰不和而虜可敵則實可笑之說也愚以爲愼齋此說實爲擲撲不破之論也其後尹掌令伯奮遇完城謂之曰大監若非大膽大量大愚必不肯爲一時存亡自爲萬古罪人崔公便歎息曰余豈不知當時正不得不爾此則其情慽矣且其後與申平城諸人密通 皇朝以伸拱北必東之義則亦可以小贖矣要當具其終始而稱停焉則知之罪之不當相掩不必於此小者呶呶費力也鄙意如此未知執事以爲如何

又 丙辰十月

昨於褫中伏承下復書兼受朱子大全一帙此於甲戌歲與同春及權京兆對勘者也紙籤尚存而諸人與原平皆已不可見矣兼足異同之說頗在人口物無故新而人有前後者殊可歎也又念此書退陶時已謂其難見而自原相刊布之後殆於家有之其功盛矣而亦不過爲箱篋之積疊甚可歎也且當日校過自謂甚費心眼矣今茲再閱遺恨尚多信乎掃塵之爲善喻也謹以朱綠更識於册頭了後當呈稟也完相事前稟幸蒙印可自幸所見之不悖也浩然獨存之論此宜仰請於高明者而稽緩不敢乃爲執事者所先愧悚無已抑嘗從師友間得聞緒餘則自孟

子以後爲士者都如夢中人由朱子以來闡發道學無復餘蘊而其大要只在於明理欲判義利故終能壁立萬仞爲百世師宗此曾所耳熟而資質淺下終無一日之用力虛負爲人之名矣偶於大全中見一說云今日讀孟子答景春之問浩然若濯江漢而暴秋陽也惟此一言直使人勇猛奮發有一躍躍出之意而終坐於氣質之難化掩卷依舊前日心志可勝歎哉感高明下問之勤聊發所懷想不免子路見哂也天時向寒伏乞爲時自愛以慰朋友之望

又丁巳八月

十四日惠書半月而至可知道途之遼遠而尤感執

事勤眷之至意也今年酷熱近世所無而末後淫雨相報至瘴霧之侵果如尊諭時事耳熟甚久視如常時茶飯惟是　聖恩如天尚此命延雖或不終亦得衛感而死矣承復有喪威驚愕不已曾以朱夫子大全見借每一披讀以爲不到匡廬而坐在李君山房足以託蘇長君矣茲復以夫子筆削之書印粧以還一架之上體用俱備矣感幸何可言惜乎時論漸急將不得留此隻眼俾卒其業也錦湖遺稿賴執事得免堙沒亦世道之一幸也弁文甚好議論安敢到也簿領倥傯之際辭命卓然光鮮盛而關鍵密或者天使之不遇者其意有在也歟然徒以此爲執事之業

者實所以誣之故不敢瀆陳也某宰之諭謹悉記昔其王考少時樹立蔚然有元祐風矣今若無忝而繩武則眞可尚矣

別紙

錦湖臨命時請於刑官曰朝廷以自盡不必仰藥寧許就經也刑官聽之遂入室穿壁使羅卒自外引之既而羅卒入見則一枕貼壁而錦湖偃臥於一隅拊髀而笑曰平生善謔今日欲終竟矣遂就經此雖非莊士家法而亦可見公之豪爽氣槩矣○與文純公同在湖堂侵狎談謔無所不至文純每只曰反消傍人曰彼所不堪何乃至此錦湖曰非我如此則其

孰敢焉然吾終不謂景浩爲姦邪豈不賢於東坡耶
一座大笑右二条或可補入於附錄耶須與文谷商量也
彼中章甫之諭謹悉昔朱先生以身入姦黨之籍爲
暮年光華茲者幺麽姓名日騰於朝紳儒士之口其
爲光華也大矣況訟之者不憚桁楊嶺海之厄則此
豈此漢所可堪者哉只令人一味惃怍而東坡之舌
則有不暇吐矣
又丁巳十二月
歲行道盡戀德日深忽此人至承拜惠書副以相濡
之惠仰認至意無以盡謝自春徂茲長游羿彀中近
者又聞耽羅之議若路出貴境則或成淨安之會而

亦不幾耳曾伏聞　坤儀復有彌月之慶願少須吏
無死作聞虹渚之徵俄有塗說國舅入直藥房必有
所以憂煎罔涯此處災荒果如所諭然自在山中每
誦不忘溝壑之訓謂將守此以死況此待刑之日可
以遽變哉前書以某人之入爲慮後果然矣而今其
同氣爲本路使豈不是梅州判官飛馭輕驅之消息
耶亦復任之而已只恐定力不如元城耳新元不遠
只祝益懋懿德以膺大來之慶○示諭金將軍享祀
可謂善美之舉矣第其時殺之者卽柳相也今日柳
相之徒其勢熏天莫或聞而不樂因以　聖祖褒典
爲不善而沮撓者乎此可慮耳若果有成則郭將之

同享甚合事宜此兩雄其神鼓舞以衛　王國則南
夾北氛有不足惡者矣光之人勉焉則善矣

別紙

以古事觀之則罪人家屬隨罪人往者見於韓文公之文家廟既往則無家廟獨留之理又朱子有宗子所在奉二主（二主木主及影也）以從之文今以李相家所遭言之則不但几筵隨主人以行先世家廟亦當奉遷以伸薦享之誠也蓋朱子嘗曰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此主於游宦四方者而言則雖與竄謫者有間然其爲去國則同也以此數条觀之則李相家處禮似有所處矣

又戊午六月

戀德方深問書忽至欣荷之私何可盡喻仍審神佑綿禮百順是膺孝思所感理應如是今人於非其所生情禮倒薄今承賜諭眞庶幾聖人所謂其合矣者世道幸甚又蒙諭赤口毒舌不專在於前日可憂者鄙意則有不然朱先生辨范寧之議王何盖范以爲王何幽沉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適足以喪身覆國故謂王何罪深於桀紂今彼以闢闔横從之辯肆兇狡悖謬之說至爲子可臣母之論是爾瞻仁弘當初欲爲大論而張本之言也舉世靡然從之其可畏豈止於桀紂而已也彼位

高族多者不過屠戮士流以固其勢而已其輕重豈不懸殊哉記昔三十年前所謂前所憂者敢攻朱先生不遺餘力恩不量其力而觝排則諸公極力扶護今日想必飲恨於泉下也時烈自閏月胃症頓劇恃粥度日瘦如休糧之老宿僂指以俟死期而已引繩而絕理所必然如甘寢然耳扇紙藥餌等物琳荷無已來紙染呈道遠下宜有跋語略記乙酉入對事以明　孝宗大王之至德而以時義不敢可歎可歎嶺惟自是渠輩當然何至於髮豎道內對舉者百七十云將添却嶺海間一兩人可怕可矜

又癸亥六月

歸蟄松楸疾病垂死忽蒙專指垂札荷意深矣銘佩何量栗翁先生自謂外職猶可自效遂求海西而去今事豈適執事之願歟然公議則想鬱甚矣時事一切無所聞豈圻伯因賤事而被劾耶和叔之去無論有名與否而爲世道慨然也難容人力之諭誠然誠然上天至仁何爲生此節拍耶只有瞻仰而已從此南北暴越只祝加護以副遠誠

別紙

贈之以言實仁者事也此漢何敢何敢第聞六鎭實國家之北門而前後爲按使者偶一巡到而視如圖圖略略經過無意於咨詢措置汲汲回旋以享咸營

之盛樂故六鎮為一拋棄之地豈不寒心哉且閫任之以為耳目者只在帶率之人而比來必取市井牟利輩以行其意何居此輩之害於公私者難以毛舉矣此二者所嘗隱之於心者今感執事謙虛之盛德聊敢言之伏惟諒察

又 丙寅二月

去冬幾死幸甦殘喘尚延不知造物留此老醜將作箇甚寥落空山杜門塊坐不料下僚見訪仍致惠札莊讀以還不勝藏戢仍審夙夜興寐朋祖康勝又甚贊頌也日者竊伏見所撰宋君封事并文不但筆力精健義理明白其曲折反覆事實詳核足以對揚

聖主褒嘉之意者無復餘憾一方章甫聚首奉讀實如采鳳先覩矣其爲世道之光如何如何第懼排斥節義者怒目欲火之也諭及孫兒猥當匪據其召災宜矣只有自犯禁推脫身逃遁而已倘蒙執事哀而憐之罰差一殘馹使之讀書進識則亦大君子成就人才之一道也千萬企祝之至

與李仲羽 翩 庚子正月

青門霜曉仲羽追送荷意良勤獨不與季羽握別則茹恨在心道途怳惚既歸山中與世隔絕無異閩蜀之相懸玆者打愚仲氏褫到去臘書欣慰之至不翅豵寒門也此漢本不足爲世用去歲感激 先大王

異眷容易出來尤悔日積罪戾日加末終遂加以大惡則不敢復淹徑出疾歸以爲縮首省尤之地耳豈敢忘　先王而負　聖明哉有時追思有淚如瀉區區此心只有鬼知而神鑒矣已矣勿復道也唯是僉尊昆仲俱居邇列世道之責日益重矣唯當陳力效忠以盡吾所當爲者而已不可則巧外出來仕學俱進以需時用似爲便宜矣末世風衰壞了許多人才每深歎惜今因昆仲情訊聊發此言想不以深罪也歲律已改伏祝侍奉增祐

又

今年又窮矣戀想何可量昨於便中遠承問書備悉

多少示諭頓覺沉痾去體也惟傷時悶俗之意溢於辭表仰見仁人之心合下如是也到此地頭有何奇妙道理朱先生有言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只有斃斃盡瘁死而後已而已最是搢紳蠻觸爲今日亡國之一大機軸吾雖不能止而苟能不爲則可免亡人國之罪矣此不得已而出於下策之言也其亦感矣曆日之惠深荷深荷新年不遠只祝閣下帶韜

又別紙

碑文當時固竭其駑而只一欵見漏可恨先尊府君任咸興時老先生求爽鳩氏此非産也先尊府君不敢强副仍有微諷之語老先生喜且尚焉對人稱道

不已竊伏惟念先尊府君風義固今世所無而老先生盛德豈小子後生之所可窺測哉此不可使無傳而不爲收入自訟無所及爾

又甲寅三月

國哀普深隕慟卽日閑中起處珎衛時烈曾作赴臨行中路顧返蓋緣疾劇也訖玆委頓悶苦悶苦日者答諭謹悉雅意然此漢幸蒙山上羣仙許分一半得專一壑久矣殊不用一錢之買又駐近嶺表每聞餘頌洋溢欲以其米長留遺澤於無止謹遵新頒　朝旨設社倉於尚慶之北境犬牙處其人相語以爲去後亦念我不忘耶蓋以七斛分之尚慶清交會之數

十家若依朱子遺法歲收十二之息惠將不狹矣早若思量到此則當時猶恐其不多矣好笑好笑

又丙辰三月

去歲東郊之日見謂嶺路之平坦戲引晦翁語以爲令監好之則當相踵而來矣竟不得免焉豈或言識耶南北東西眞可謂不落莫而以此荒拙猥置姦黨之一頭老年光華可謂極矣然亦豈如盛門之多也打愚聞時至全鄉執事亦豈相會耶時輩之矯誣至此只可付之一笑耳此土崇漸劇此後一箇字知不遠矣逢晤無期只祝加護不宣

又丁巳

遠承下狀如得天外消息何慰何幸此間事不須勤問尚今含血莫非　寬恩感戴祝嵩之外尚復何說打愚丈閤中團會衰年奉養則可謂得宜而只口食猥多調度關心則無乃反不如清絶時耶梅崖司戶此今日士類本窠執事來若相近則可得相聞而亦恐以此而不能得也竊聞運判將飛馭疾趍殘喘能有幾時則凡此云云可謂閑商量鬼神聞之豈不拍手而笑耶聞執事叔季慕金慕齋兄弟以逸休自號可謂美矣然不欲爲靜菴則略有些退步意思矣使人不能無憾也極好笑第誦休逸詩未嘗不馳想於軒前也惠薨有似淮北之見橘珎荷○休逸詩殊多

而其中一絶尤佳逸逸休休弟與兄熙熙嘽嘽樂餘生聖恩自是天同大顯孽猶霑雨露榮可想當時無怨氣象矣

又戊午閏三月

崙書承拜慰感今春無日不雨毒霧之侵倍於前時由頂至踵無有不病以罪以齒其死固宜而少從師友獲過七十而無聞是可恨耳涸轍之困誠如來諭只此漢無所長短而不忘溝壑四字聞之已熟故拱手待盡亦如甘寢也不料賤末性命乃爲仁人君子所憂有此顧恤既感且媿無以爲踰草堂之記所當承命而此不是作文字揭墻壁時節故不敢生意而

惟其所疑於心者則因欲冒稟得聞至論所有別紙幸因便牖示如何

別紙

李季周嘗言乃翁澤老每說己卯諸賢之中惟金恩逸先生爲第一靜菴先生不可學恩常莫知其意也當時靜菴以正　君心振朝綱躋之三古之盛爲己任此乃程朱以來相傳家法其遭罹酷禍乃衮貞姦兇之所祟也關靜菴何事至於恩逸兄弟之得保性命乃其當路受任不如靜菴之專當禍作之日兄爲湖南弟按海西夫各位不盛則娼嫉不甚娼嫉不甚則禍釁不徵此理勢然也非其存心秉德不同於靜

菴之致也如使恩逸兄弟有所計較不欲深忤於衮貞而爲是低徊觀望得免於大戮則何以爲恩逸抑知道之難行而炳幾退步少效其力於外事則亦是一道然當時　中廟眷注甚隆則於義亦有所不安也澤老通達古今軒輊人物是其所長欲問其所論之意而不可得矣今執事兄弟既以逸休自號夫慕其名者必知其心矣然則不恨其不得問於澤老而喜今奉問之有所矣幸明教之如何雖然執事兄弟當其立　朝之日端身正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則是慕靜菴之爲者而今乃反慕恩逸何也抑又因有所稟焉昔朱夫子嘗至豫章之東湖懷想徐孺子陳

仲舉自歎其不能如二子者夫仲舉之戮死非可願者而乃慕之如此又門人爲夫子爲避禍之說則曰使吾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靜菴作處庶幾近之矣夫爲士者自幼至老莫不曰朱夫子卽繼孔聖者然則今之學者當學靜菴以溯於朱夫子耶抑當學恩逸兄弟耶又恩休之評論靜菴者大有異於前後諸賢之論此亦有所不敢知者凡商量此等實窮理之一大端故並以爲請伏乞詳教也

又己未三月

事已至此眞所謂死無難者只恨不得相對一笑也宋君不忍言不忍聞彼蒼者天胡寧至此此後世道

當一變矣幸毋以斬伐驚心一與同志協力大家扶持使人類不入於禽獸之域如何此尤打愚丈之所當知也謹此爲訣

又 庚申

已事何必云惟是冤天仁覆舜日光華螻蟻微命亦霑　滋濡之恩撫躬含感罔知所措渡海後得見前年五月二十五日登　對說話知舊之寢驚夢愕猶爲歇後語也積之誣罔他事猶可至於　先陵極辟其喙豈我　孝廟之威靈厚其惡而誅之耶保障重地首膺　明命想勞神思仲季氏共被　眷遇世道之責萃於一家未知何以上塞下副也蟄伏深處口

絶時事茲感耑書之勤有此破戒盖是情義使然而亦自知無有定力也

又甲子

覆書讀來悲咽惟幸神明扶佑台體支勝此可深慰此餘庇所洎殘喘僅延此外無足言者時運不幸元勳亡逝竊聞　聖上舉哀悲動諸臣令人感泣仄聞季台所遺上而延及此頃歲重叔諸人之事恭惟老先生一以忠孝爲教今其淵源何故如此老峰一劄深可敬服自遭尹詆尤不欲開喙今於台座略此漫及不知者以爲喪心也酒肴甚闕老病人藏佩且悚只祝倍加保重

又

野人老甚不敢通記府之問而相念則深每祝輔佐聖明以安　宗社而已此外無他也佔畢齋事行執事久在嶺南必已詳知矣其諡初則文忠被削伸雪後改以文簡家廟神主則用文忠書院位版則題文簡或意其伸雪後後承以初諡仍舊書之耶一人異諡事體未安未知將如何處之老昏山氓不知　朝家典禮不能對其後承之來問敢以指送於記府伏望指教如何且念此老雖於斯文興喪極有其功而既非　宗廟聖廡從祀則家廟百世不遷亦甚未安且於古無稽久遠仍循之事一朝變通亦似重難未

知如何處之而得宜耶此不但金氏之事亦多有如此來問者此有關於　朝家教條幷此仰稟幸望明教餘祝倍加保重以慰具瞻

與李季羽　壬子十二月

曾送孫兒於嶺東使之納拜仍告賤心矣下狀先至慰荷何極但有頰舌之諭此是人世說話山裏病漢不知爲何等語而亦不欲聞耳來紙只寫後學形容晦翁夫子語以呈蓋願執事見之自奮以爲彼何人余何人也然而字甚不雅一覽而覆醜幸甚〇同春兄月初竟不起疾摧慟之懷不可盡言記自拜齒並肓於一家相與長大以至白首矣今忽如許顧影踽

踽更無所依奈何奈何

又癸丑

兩度惠書一並承拜始審令監遭滕下喪貴與賤亦各言也未知令監悲慟何堪亦豈運氣所關耶惠仲曾見其湖梟時不爲皎皎之廉而身自不汚不爲赫赫之名而事無不舉意其駸駸於古之人而及見其經筵啓沃則學術通明忠誠懇到謂將大爲國家之重而比年沉滯特所以玉成之也豈料其奄忽乃至於斯耶慟嘆慟嘆賤疾一向彌留大醫昨日下來旋歸云是政院所啓此雖在常時此不敢當恐是政院不量時義而然也惶恐惶恐仕學相資自是古人家

法令監何必有其實而讓其名也

又丁巳

日者聞執事南遷以書奉戲丹山始擬伊川之涪州乃作蘇氏之瓊雷想發一笑也已事不復言惟百餘里實作牛鳴意月一相聞如朝暮過者聞將量移西還雖頌　聖德而孤懷則缺然是知公私之爭不必在於大也只是吾儕幸得閑暇只可隨處看書隨時省身以無負皇天均賦之常則雖夕死而無憾矣前後二書極荷眷愛二味益謝王程甚嚴必不能逶遲丹山之路從此相聞永無其階千萬珍重

又丙寅

歲序推敓戀懷尤深非意承書縷縷示諭殊起衰懦之衷竊惟警省之功如此其日新之實當如何而猶且謙虛退託如此益見其所積之富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不勝欽仰之至至於侵及老醜之語則徒使人愧汗沾衣也老而不死已涉八衰回顧平生無一善狀今日舉世醜詆無非據實爾去歲承　命校進先師遺集仍考其眞積之功殊非門人小子之所敢窺測者其違背偷惰者安得不狼狽也誠感執事之開示誠切傾倒至此想蒙舒究也

又　己巳正月

扶病來歸歷過愚文脉脉無言臨分但勉以無辨順

受而已矣愚丈當初事固多錯了又信人太過輾轉至此雖歎何及然原其所存則實出於疾惡正俗而已證佐諸人隨勢反覆干我何事記昔完姜之變出於忠孝名家賊鑱同處一家熟知其事而顧反褒揚其人以爲讀書儒者誇張於人以誤湖中士夫者不少矣及其人與其女人俱爲被誅鑱乃反爲朋友服加麻布帶以終月數又誘弊宗宋奎禎同爲之服其爲罪惡與其人一間耳然中冓事秘虛實相蒙故心雖疑之不能痛斥於鑱矣及與尹體元兄弟游得聞其狼藉而被誅實狀然後知鑱之醜惡難容於覆載間也然而大尹慕鑱甚篤至曰其言論見識實有超

詣過人者蓋後世無爲朋友加麻者而鑷獨爲之故如是云耳夫爲朋友加麻誠是古道爲兒逆加麻亦是古道而大尹謂之過人耶夫所謂鑷過人者不全爲此一事而此一事亦在其過人中也其見識之悖戾何至於此耶噫好善惡惡人之常性今何故與愚丈相遠如此也今人乃反尊尹如孔子而持愚丈至此之甚豈天之與性與古不同耶然愚丈事雖差誤而原其所秉則惡惡之天性也彼雖舉世尊之而背於天理我雖危辱內省則不疚矣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故愚勉愚丈以無辨順受竊恐今日道理只如此而已未知執事以爲如何

與李弼卿 翊相 丙辰六月

去年書卽拜謝矣其後遞聞以道體二字困於唇舌慨然自語於心以爲曩在弘瞻時能以世道自任者惟我文忠公及文正公大能扶植綱維使人免於夷狄禽獸之域矣其在今日文正家後人其能樹立若彼而文忠公後人則反受此誚謗豈人心淆訛而然耶盡然而歎忽然而訝者久矣今玆人至遠承下書所以示諭者縷縷盈紙使人不覺心醒而意豁也此尙保軀命實非始望所及然所聞益新眞所謂頭粘頭上者命也奈何

又 丙辰十一月

李元二君遠來相訪令人枯眼欲青矣仍拜惠札兼受蓮實及丙穴二尾謁然情意眞可手掬也此土崇漸苦然言亦支離矣先集并文時論如許不敢遽作作亦不敢遽出萬一風燭奄忽則當付諸孫兒輩相時而展縮也大抵向彤雲亭大文等作若能闡揚仍取附驥之榮則於愚爲幸甚矣其敢終辭

別紙

松潭諸君得蒙宇庇否本府自金孝元鄭經世遺風之後士習一變不知大賢之教化故是院甚爲流俗所輕孝廟朝仲文按節頗致意義自是稍有振作之望自數年來復聞頹敗扶持保護之責專在執事矣欲作

諸君書而不敢可歎可歎
朱先生於黨禍時其於倪胄之徒不爲深罪而惟於善流之不能樹立者則汲汲遑遑焉或警焉或道焉期使之不至蹉跌其意蓋曰小人之爲不善自其常事無足恠者惟其善類之士則既惜其人而又憂吾黨之益孤故其憂勤惻怛之意自見於書辭之間此可見聖賢之心也執事於都憲時不計一身利害獨能孤雛少振風裁雖即摧折士流之倚以爲重爲如何哉不幸讒言旋行妄加以李誠父之謗心竊訝焉以爲凡人之變易情節者例出於寒門冷族無先德可以顧念無朋友可以是非者矣今執事則上有文

忠所樹之風聲也下有清陰諸抱之切磋也何故而碎千金之璧於昨晨而反失聲於破釜耶此決不然也然既有所聞則欲知其揑造者之是何人也故前日略及之矣今見別紙則似若執事元不知有此語者然是不過中間浮薄輩偶弄喉舌旋復消絶正如一片微雲起滅於空中也大抵朱先生憂李誠父亦以迹太近爲言則今執事亦以對門之故及先仲氏連襟之由而衆疑易生耶然執事若以愚爲聽者之庸則不然矣愚果至庸而執事之宜無是事不止於市虎而已耶可一笑雖然猶願執事不但自守而已亦以策礪宗黨朋友一如文忠與白沙往復相將之

爲則尤善矣

又 辛酉

秋老風剛綿惟夙夜之餘起處神相區區瞻想靡日不勤心經釋疑不敢不盡心而老昏精力鞭策不起幸有數三朋友來會相助而權友尚夏終始用力以至卒業然此事自古比於掃塵倘蒙執事與玉堂諸賢不甚鄙棄更加釐正而又令朴和叔審訂而同甫仲和諸友相之則可以無憾矣伏望執事終始主張期底于有成幸甚第惟此事終不可不訂定而以我之孤陋而承當罪也然朱子於兩程尊敬之至至擬於孔孟而其論議之或有未安者則亟加刪定不少

依違蓋只欲義理之是正而他有所不暇顧也此書之出必有紛紜唇舌然其所校正苟不悖於本書之旨則或可推恕而其悖不悖有所不知故欲得執事之重更假手於諸友耳今所呈者舊本一册此則一字不敢點竄新本一册此則視舊本所減殆三之一矣其舊本之支蔓處雖經生學士猶且欠伸思睡矣況　人主萬幾之餘其能一一經眼乎此不得不刋繁就要也所欲言者不能十一惟執事財處焉○方欲倩方伯投進矣聞方伯遠巡故借人於西原直送執事所以俟處分所有劄辭有不隱處幸望還擲如何或執事具小劄繳進請令玉堂諸賢更加校訂而

因及和叔事似好未知如何孫兒處書煩致之

與南雲卿 龍翼 乙巳六月

隔死如紙靜俟而已伏蒙惠以藥物又書意鄭重感領至意無以爲謝從孫肺石之聽荷賜亦深矣幸幸茲者竊有所稟也今茲告 廟頒慶之請其所指證者是實賤迹云 行朝時設或令監俯詢顧此罪戾不敢干與 朝論況不問而其承乎且素所隱之於心者則每欲 聖上終乾謙德以受天地神人益流福好之休應而已今者相反若此實非所料也假饒真有如疏啓之心然不言而坐享其名實非所安況萬萬不然乎勢將於祈免文字略及此意幸詳示曲

折如何昨者因來聞春兄說某或言於令監耶云云固知其無是而疏啓源委則令監必知之故敢此冒稟○去歲 聖上以此事遣官下問而賤臣以形迹之拘不敢對也聞其時一種論議謂我意塞而疑怒焉今番則又無一事而又虛受此衆好之題目此雖與以生爲死者有異而東坡所謂平生所得毀譽殆此類者實爲今日準備也好笑好笑

又 戊辰正月

私家不幸女子夭折老舐悲傷有不可堪此時忽拜墜翰仍有二幅韻語璆璋琅鳴觱篥耀彩弊宗光輝固不可言而至於竹林勝槩一倍光鮮公私之幸孰

大於是又竊聞執事方輯箕雅此前輩大雅諸君子所未遑者此豈有待於今日耶又聞下徵於弊宗徵者云此見用意之公甚善甚善原詩別紙録呈而仍有數行文字可知其世也

別紙

竊聞編次箕雅而首以文昌詩東國文章見於中國者自文昌始則今以此爲首固善矣然既曰箕雅則當以箕子爲首矣先師文元公當　仁祖初服上疏請尊崇洪範其意深矣我東寔殷師所治風化所在其觀法莫先焉爾今妄以意序次如右幸與朝中諸大雅財處之巴谷老人謹上

箕雅卷之一

箕子操有聲無詞

箕子操者殷太師箕子所作也箕子痛殷之將亡直言諫紂紂不聽而囚之箕子佯狂爲奴隱而鼓琴傳之曰箕子操

麥秀歌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麥秀歌者箕子所作也殷室既亡箕子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此歌殷民聞之皆流涕云

皇極章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
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皇極章者箕子所作也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
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其第五曰建用皇極此
章其皇極中韻語也蔡傳曰此蓋詩之體所以
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其功用深切與周
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

録呈所徵宋希甲詩

岸有垂楊山有花離懷無處不堪嗟强扶衰病出
門望之子莫來春日斜

宋希甲亦雙清後裔而側出者幼稱神童亦以仙風道骨見稱又勇力絕倫年七歲時雙清主翁松潭公指堂後雪竹曰汝能賦乎即應聲曰竹也今朝喪父母子孫千百素衣同晚來烏雀來相吊清淚闌干日下風俄而權石洲來雙清見之大加稱賞曰足以傳我衣鉢也遂取而教育之希甲常在江都運水搬柴服勤如奴僕一日石洲謂曰人不博觀天下詩亦爲所局矣恨我已不能也汝之筋骨足以辦此矣第鴨江以北關防甚嚴必須以暗路隱伏遇有水處浮而潛渡然後可以得達汝須學漢語且習水技希

甲聞之躍然而喜日投前洋或浮或泅如鳧鴨
然夫江河之水亦能傷人況海洋醎鹵氣血侵
鑠皖白成疾遂至夭折相識莫不痛惜希甲喜
游山聞有佳處則必徒步而往必窮探極歷嘗
遊俗離有小菴臨絶壑希甲踴身緣蘿一手接
椽一手執筆題名而下其上下之際一如飛仙
至今老僧能言之希甲未娶無子弊宗方謀小
刻於其墓耳

答金相國 錫胄 戊午六月

竢此拜嘉且有一物而再三者豈師曠警晉平公意
耶仰認盛德無以爲報也第寔字點畫今日便有利

害身計無關而恐妨於寧武子周旋之義故曾有身青之喻實肝膈語也想有以諒之也

又 己未正月

書物復至若成故事然感悚轉深也誠誨二字非所敢聞畏此簡書斷章奉誦上爲 兩宮千萬保重實晦翁與時相語也敢爲新元祝

又 庚申七月

問及此頁雖仰盛德承者懼甚思欲仰首以報萬一而自顧茫然矣偶有一得被髮左衽微仲則何免然其器誠大則其所就亦不至此而止矣執事誠以爲然則不惟大慰士林之望亦將有以追述己卯先正

之正學矣僭率及此惶悚惶悚

又 辛酉三月

專裨下狀撫存勤懇不知所以得此但切感惶而已此身本不足爲世用當初只欲冒謝　大恩不幸遭値大喪又感　慈殿徽音留滯累月老而不退實爲禮經之罪人朋友之責四面恐脫至故屈指　廐衛之日徑渡清漢回望　象魏不勝掩淚此實眞情非虛語也盖以　主上未甚壯盛國危如此此豈人臣去國之時哉今日事只係執事手裏竊望延攬士流如己卯大成愛養民生如潛谷大爺夙夜匪懈以存王國此豈非忠孝之大者乎孟子論王道不過曰保

良而已此外無他奇策也此漢會失朝暮過從之舊而猥蒙不鄙誠信相與來而不往非人道也終可無一言以相報乎竊伏聞惟聖人然後不避嫌疑嘗過校洞見一墻垣甚長問之則管理所與某宅同圍也此莫或爲行路所訝耶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召公語也畢公亦克勤小物古之任大責當大事者未嘗不如此也誠荷不遐之盛意冒瀆至此想未見恠否挽語奉讀涕零足慰會兒之至哀感戢無量葬事差池今日南去只祝倍加保重以副瞻仰臨行不宣

又辛酉九月

不敢煩冗只畏愁天怒此極只祝以敬天勤畏之道

日啓迪於　前席執事亦宜以清　朝廷流惠澤爲
務以副我　宗社千萬千萬力疾不宣

答呂希天　聖齊

蹇步雖休死喪相仍日夕悲苦了無歸田之趣忽於
此時承拜委札如奉談晤慰荷如何第有何難安之
諭似非相知之意執事視愚果是當　聖心濟時艱
者耶今日來歸亦云已晚不當待宿德元老之養背
也只是賤疾侵尋且孫兒死於拘忌之疾不敢冒赴
行朝瞻望　仙仗但切蟻忱而已監司久任是栗谷
先生之所欲行者日者賤臣果亦猥陳然鄙意以爲
人君體下之道不可不委曲如使久任則不可不使

挈眷然久任而不挈眷則其法自廢故老於事情者堅塞挈眷之請非久自當罷休矣彼中飢荒誠可愍惻然受人之牛羊者自當盡心於蒭牧此爲可恃耳

別紙

枯屍不葬之俗若變則非少幸也○今日鄉戰無處無之誠可痛駭第是自　朝廷流行者不揣其本而欲救其末流者難矣然事到手頭亦何可任他而不爲之所乎只觀事之是非而平心處之則其庶矣乎○綾州之閑其來久矣第既遠於鄉校又非見處而年又久遠則或者之言似亦有理而但官門十里之法似不可撓改爲藩臬者自當執法也然州民之戰

則小矣而州牧之戰不可說也○公賤之弊懇懇陳聞不翅四五而　朝家終不變通苦事苦事今來耶極善極善須一請再請至於三四而不已期於得請則何幸何幸言之疾首奈何奈何○萬馬事非但民怨其爲　聖躬之累不少故嘗極力陳之而　天聽邈然奈何奈何亟以報於同春使之苦請則庶乎同天矣此外更無所望矣竢　回鑾一邊狀啓而一邊請於同春似可

又癸丑十一月

前月初與上游散人夜泊水青灘投宿執事思亭蒼崖老木一一爲主人愛翫也忽於祲中承拜今月十

七日惠書備悉多少眹諭視亭上分留物色尤眞也別紙尤荷愛念始也虛彈甚怕今減得十八九豈亦斯百之力耶此只爲自伸私義略出一脚取困而歸雖是無狀所致亦豈非窮命使然也曆日尤荷賤疾始自月初剔致濱死之域回思七十年前事直是可笑無緣奉晤陽復多愛

答趙公舉師錫 汝吉嘉錫 甲子十二月

紛擾倏忽中寒暄亦未及叙況其餘乎塊坐深谷追思耿耿忽逢進士叔姪來傳惠札奉讀以還感悚無已此事家弟先來諭意顧以此漢方遭口談得罪於時不小以故請辭於進士叔姪甚堅而以尊命命之

益勤此若終以必得爲期則始於無禮故謹黽勉承奉而疾病呻吟之暇不成貌樣其取捨之極恭俟財處而已前時此等文字常與孫息疇錫商量矣今不欲舍而有所修改者須以命諸此孫此孫之潤色或反勝於原文矣此漢欲趁歲除南去故云爾以禮來者不敢牢辭然所怕者劉义也好笑

答李士修　思永　壬子

病蟄窮山與死爲隣忽此歲除百感尤集不料問札尋到此際披慰之私不可形言同春兄豈謂先我而逝也是非榮辱一付後死者翩然舍去與化爲徒在渠則得矣而奈何乎生者耶讀來諭及不覺淚落痛

矣痛矣此喪次所傷今始發作數日前幾不能起纔得少差而已耳尊丈聞得僻郡而且便於從者覲省奉喜無已歲儀良荷

又別紙　丙辰七月

同春大懿之案誠實痛傷久益隕結叔範諸人可謂有光於竹帛矣昨得其書處之甚安不謂其能有定力如是也朱先生於黨禍時與人書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亦可謂誤用其心矣今日去先生之時又甚遠宜其此等人甚多也中心抑菀而無誰語矣唯愼甫可以此言聞

故略道如此幸勿以眎人也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與李仲庚 世白別紙 丙寅五月

曾聞崇仁殿監後事艴卼目今作何如處置耶吾東崇奉此殿不宜鹵莽而今遽如許曷勝痛歎

金將軍碑文詳載 神宗皇帝詔書今埋着地中勢則然矣此不可使仍爲泯然幸可密遣親信褊裨乘夜開發打出而還埋則庶不煩耳目矣或與萬初密議之如何到此之後則藏在山中與 崇禎皇帝御筆傳之永久矣

又 丁卯四月

箕都時前後問書及珎貺並自孫兒處傳送而病伏

窮山久稽謝復想蒙恕諒也最是殷師真像濯手奉玩而不得聞皇極奥旨真所謂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者也近事妄爲世道憂還貽世道害者不少將不知所届之地耳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二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三

書

與南雲路 九萬 甲寅八月

前月晦間伏在山中恭拜初三日惠書惠州眞不在天上矣感荷可勝言耶爾後倏爾期月伏未審侍餘起居增衛近事不敢言而惟是大臣以下罪名只以附託賤臣爲案惶恐無措遂就水原壽藏下以爲一朝 命下便死便埋之計矣昨者忽聞尊叔父大諫丈流竄絶島行過前路益不勝驚愕也此丈元來未健冒暑赴瘴不勝憂慮只誦李師中送唐公末句而已賤臣無狀帶累許多名賢勝流悚懼慙怍誠不敢

對人也印惠諸件册子珠愛無斁同春筆蹟此是最佳者第子獨之子正是亍字此兄無恙時恩每以此爭之而不見聽若作子字看則全篇便没意思第考朱子大全則可知矣知樂亭三字竟洩良構慚悚慚悚叅同契解豈夫子泛濫諸家時事耶夫子初年雖於佛學亦篤好之至有焚修詩況此道書視佛家猶爲近雅故初年並入理會耶但夫子於丁巳歲猶與西山論此則是於末年亦好之不已也豈亦海濶天高之一端耶抑愚竊有所思而不敢向人開喙矣今執事既啓其端則不敢終隱也夫大易之畫自本而幹自幹而支自一而二自二而四實如先天邵子之

說不可誣也然而後儒談易者只以見行周易次第緣文生義都無交涉雖以程夫子所傳時亦不免別成義理此朱夫子所嘗病之者也獨惟邵子洞觀先天發揮究極其源蓋出於此書而朱夫子之論易實本於邵易則其所以取此書者豈但金鼎龍虎之法而已也然此書乾坤坎離之位置實用先天之象而以六十卦直日者首屯蒙終未既則又用見行周易次序是未可知也執事如有故契幸示教之也跋語甚好其中略有可商量者別紙求教耳朱子成書每欲求見而訖未能焉今不敢仰質也前日妄論板韻一字以爲古大家如玉椀金椀之換面使字無所不

可而自此以下則必有來歷然後可用故朱子以爲句律如師律元詩所下願字誠好而其有來歷未若元文之當字故請其說矣自今思之當字雖有據而音韻便趨趄不若還用願字之爲愈也不然則改以請字未知如何千萬力疾只此

又 丙辰二月

伏承正月十二日書得審閑適之中意想超然慰喜亡已拙者疾病危苦死期日迫彼三年瘴裏而如紅玉者果何人哉又記元城水陸萬里而不病者不過誠而已矣今賤子無此箇工夫其爲水土所勝也無怪也平生讀書所學何事深可愧死洪叔範諸人聞

又行遣方秋崖所謂伾是惹出許多般者執事恐不得辭也好笑好笑別紙謹悉李彝仲亦有所問今答其書並呈開視而傳之幸甚下送文字依議商量俟端的便納還也

別紙

崔僉正書依納去秋果有一士人來問當時事而曰其時三臣事實出於首揆愚答以當時首揆擔當國事大小善敗安得辭焉然伊時上下若不辦得一箇事則亦安得不從虜言哉當時所言大意不過如此而今崔書如此此必其人傳說之際截去首尾孤行中間一句似若脫此移彼者然其失實甚矣崔相之

言豈必出於盡殺士流之意云者其時果有此說矣
蓋不從崔相肚裏來則不可以無限大惡勒加於人
故如是云云亦未知明者論之以爲如何也覓見本
傳云云蓋曰如或見此則可知傳中遣辭指爲朴黍
判之言云爾非欲使覓見原文也○別紙所論鼓動
將士傳中以任事諸臣起頭非單指一人也此則恐
傳者失實也大抵傳後文字如或爽實則並與其不
爽者而不能取信固當十分詳審然聞人以爲是而
書之又聞以爲非而改之則其是之者固不可信而
其以爲不是者又可信乎愚之以此文字姑欲勿出
者非止爲慮患之計也亦以其邊爲定本之爲難也

朱夫子於張魏公文字其所耳聞目見者甚多而既成之後猶以爲當時悉用敬夫文字頗有悔之之意以朱子而尚如此則況於他人乎故朱子嘗曰得一說而終身不改者不是上聖必是下愚至哉言乎今此事不必紛紛執事只報崔僉正以爲傳中定送吳尹實用朴參判言而鼓動將士汎稱諸人而主和之意則都歸於先大監云爾則崔僉正不必求見原傳也其傳之至於和叔未知其由其爲某相所得則惟有錢使鬼之說可驗也不但此傳也若前年因人之問以時事略有所答矣其書忽爲尹之所得而去夏京裏知舊所送德源書被一箇人中路奪去此等事

自古有之無足怪者

又別紙

別紙曲盡事情而又辭嚴義正其所引呂夷簡事尤足令人洒然也第其中略以淺陋爲有所奉疑於從人者然此則甚非當初稟白之意也鄙意於此實無適莫惟求得實蹟是務故曰者尹友之來見也極與商量其可疑處一一改正而惟陽坡一款則渠以其出於其先人而不欲輕去之故此亦不敢擅便如得分明證佐可以辨其不然者則尹友亦不必堅執以爲不可改盖其先人亦非目覩其事而得於傳聞者則亦安保其無一毫之失實也大抵傳文專爲發揮

三賢之節義而已雖因其記實而不能無旁及他人之事者三賢之節義輕重固不繫於此事之有無也天道好還下方之語當待陽坡語勘定然後刪潤未晚蓋此則自是節上生枝者尤不關於全篇之主意也至於子孫之賢追蓋其先之愆則不無此理如張魏公之狀其殺曲端一節史家則分明以爲未善而朱先生所以遣辭者大與史氏不同蓋先生篤信南軒故信其言之不我欺而公論如此若非南軒之賢則愚恐先生未必排史家已定之論而信其不可信之私記也然則所以蓋其先愆者不在於他只在修身立義使人信之而勿疑而已鄙意如此如有未當

幸深以見教不勝幸甚抑有所獻焉當時事勢若非君臣上下以北地王諶爲法則縛送二臣烏得已乎非甲爲之則乙必爲之此不足爲出此而入彼使有榮辱也明矣竊瞷今日諸論則皆欲歸之於體臣死者有知想必不厭於心矣如何如何

又丁巳

來書荷意深矣此中知舊書問一切稀濶而惟盛札逐年穿到益知眷意之深厚矣此中事何足仰渙只一死字常在眼邊了了不去耳所有別紙反覆尋繹則前日鄙書似未蒙深賜訂察矣其所謂知罪者蓋謂完城專以和爲己任雖被清陰先生舉大義折責

而不之顧此爲可罪而其密伸大義之事則亦爲知我者一大公案其可知可罪旣並立於前後則其間小小曲折不足爲軒輊云爾豈當時遣辭未瑩以致高明之未察耶且同春所謂體府云者與傳文之任事云者未見同異而今必欲分而貳之以彼爲得以此爲失者未知如何吳承旨平日雖未相慣霎時相接則質樸少文人也謂之聞見不逮則可矣而若謂之含恨蓄憾橫加溢惡則未知其必然也至若雲翁之子孫則又蔑蔑矣所謂務得其實云者誠至論也第當初據三家本狀取捨刪潤之際自謂十分停當而吳氏狀一任本文者謂其來歷端的自無差爽而

然也粤自去年以來來言者甚多至如迷子亦勉以略從衆議其分明爽實者不待人言而自當改之如必欲改任事爲體府云者則鄙意終有所未悟也且有一事此書之成有年矣若於當初卽行刪改則無所疑而至於今日則實有大段嫌礙者竊聞今日故家子弟附託時論其大關事體者亦且隨手變換其爲時論者亦相爲然諾以固其根蒂執事與賤子今亦風吹草動以此一線不絶而託於紙上者旋書旋改不待自在則抑無乃使後人有枋頭之疑而執事與我亦未免賣死友以結新交之嫌耶所恨者不以此早教而適値今日則涓狹之質誠有所愧赧者矣

且念故家子弟其大於此者無不斡轉則此小小野史出於無狀罪囚之手者何足爲輕重而如是云云耶顧此孱生朝夕就戮視之輕如一毛矣乃畏及甫范溫蘇過而汲汲於此而不顧媚人求活之嫌其不亦可羞之甚耶要當從容商量可改可仍務得其精而賤孫疇錫可以分付謹當密授使俟其可出而出之故前來册子今不還納惟高明諒之

又別紙 此書似在癸甲于間

前夏書及別紙盖尹友直送于山裏豈孫兒受藏久而忘之耶前後盖多如此矣大槩尹友始言陽坡一款出於某台而今某台還謂無徵是不可曉云而今

承本出於尹家眞所謂到此築底更無去處者也斯盖尹友先人所記云此亦出於傳聞而非目見則安保其必無差訛也李箕男書曾在海外時果得見之而政院日記則今始承知矣盖惟兩說相符此可爲左契矣大抵完城實爲和事之主人此一款有無有何加損而必欲去之尹學士大節昭如日星此一款亦何足爲輕重而必欲存之也今陋劣既當記事之責當以李箕男所目覩及政院日記爲主矣然初既因尹狀而錄此款已爲成書則今日昧然去之亦涉未安去之而略記其所以去之之意以爲傳疑之意未知台意如何朱子嘗言史遷傳荆軻徵藥醫記留

侯徵畫工今日箕男足爲藥醫畫工而況有台監與吏判有前後之勤教乎惟尹友之不欲遽洩其先人手記亦是道理且使覽者兩相參驗以定有無之實亦一事也何必使之必去之也哉

又 丁巳

昨於褫中承拜前月初一日惠復書其爲慰感何可勝言況其牖迷開滯之端發於誠心仰見仁人君子之所存不以物我而有間也蓋此賦性狷急隨遇觸發以害於己而及於人者甚多雖操存涵養功力百倍於人而猶不足以變化其萬一況復鹵莽荒怠一向自暴者乎宜乎七顚八倒以至於今日而極也蓋

於去秋逖聞有廟議心已不能平矣俄而以某相事言之者四五家而引喻失宜或反以三賢爲可少者至於親厚之人則移書戒誨不勝其紛紜夫以素無存養之心遇此難堪之苦境其發之暴而不知擇也無怪矣然猶幸自知擇人而發故於執事及彝仲略攄其所懷以爲於此不言則終無可言之處而將發其狂疾矣亦以爲他人不諒則或生他患有不可知而惟執事與彝仲必能諒之耳其時事不過如此而已愚雖無狀豈敢以不當疑者奉疑於執事哉然旋即思惟以爲雖室中之言不當如是念戾故常自悔責矣今蒙執事不以爲可棄而有此諄複之誨其爲

感幸何可勝言從此惠書痛賜警責以攻其粗躁猛起之病則實君子愛人之德也不勝祈祝之至賤疾自去冬轉劇至於月初則頭絶而甦此豈久長之物惟一息未絶之前收拾身心不至於大悖是思耳適因彝仲便付此未知幾日得達座下也○去年書諭以吳公狀本出於其家未知出於誰手耶先尊丈只據其家狀修潤耶後便賜及幸甚

又 癸亥三月

竊聞長時在告私竊以爲此時他人猶可如此執事則切不可晷刻暫閑每擬一書奉質而病未能焉只自耿耿於心茲拜垂札下詢以　廟樂差失此真不

命猶承者昔年同春嘗於　榻前詳陳此說固請亟行改正而至於　聖祖德烈則要　命賤臣者爲之賤臣固辭不敢仍以敷言以爲昔宋朝太廟同堂西上朱子力言其非禮然欲俟恢復中原徐議左昭右穆之制今日此事亦宜　殿下奮發大志功成治定然後議之未晚也當時　聖考兩無所答因循至今矣自今思之此事改正不費許多議論不用許多事力而定矣有何加損而當時便如此擺脫耶常有此悔故昨於　世室論定之日問於可問處則以爲當初樂章實爲通用而作者今不須動着遂復浪默以爲同春亦未曾詳考也今看劄本則實符同春之意

而益見當時妄言之失矣不勝瞿然之至夫　列聖爲聖雖同而造德各異而況創業致治各有規模不可混同象成以凝神人之聽也今若因此劄本一正前謬則豈非快事也然玆事體大不敢質言賤臣掛冠之請猥蒙　恩許私幸無窮竊聞復有餘言區區賤蹤何足爲有無而乃煩輿論久而不已耶實欲深入而不聞也

又　甲子四月

竊以因山既畢成事又屆普深哀遑靡所逮及惟此孤臣病伏窮谷只增悲隕而已竊有私懇仰干崇聽粤自　先朝有食物之命若値空無時則不辭而領

受以承惠養之至意其餘則皆不敢受盖既不至於飢餓之甚則義所不安矣今者本道承　命月致廩食已成規例將無了期夫無事則不敢已有聖訓一再而止猶未甚害仍爲常式甚非所宜然而數月以來不敢以小小私義仰煩於　諒陰不言之中浪默受了而心之惶悚則實如負罪者然矣然此則只以義意言之而已若言其弊端則所居本縣公藏本少不贍於　明聖大妃外祖母之月給不得已自本道分定於他邑肩踵轉輸貽弊不貲而怨咨因起尋常以爲我　聖母若知如此則必有變改之　命矣不料今日賤臣當着而分定他邑至於洪州舒川之遠而

必使鄉所色吏領至夫夫馬貰出於何處其貽弊與
慫不但　聖母外家之比而已　聖上若知不便之
如此則反汗之　命不日當下矣且其中又有大不
安者各邑猪口鮮少學宮奠采時亦代以雞兒而此
則必以本色故置乏之邑未免轉貿事之舛謬莫此
爲甚矣伏乞執事量此公私事情都俞之暇一言磬
欵俾全匹夫辭受之節兼除諸邑難支之弊不勝幸
甚已有疏章一通瀝血控辭而又以私於下執事蓋
見朱子有請於君上則必以狀並乞於廟堂蓋以君
上容或不省而廟堂則易爲得力也更乞留神財幸
焉自餘只祝上爲　宗國益加保重以慰具瞻

又丁卯八月

賤疾沉痼自知難久欲歷辭先墓舁到清鄉山谷中忽自巡營遞到今月十六日下書謹審曾有復書此蓋哀矜述先之微誠而有所反復不勝感幸之至茲者又以　陵寢大事有所下詢伏念事大體重無過於此故雖以執事之明不敢自斷於心而有此詢莞之舉則況此愚昧老詩如時烈者何敢容議於其間哉而況從前觸事生疣昔年　寧陵遷葬時妄謂其輕拾吉地禮畢之後自罪其不能盡誠而力爭於前略陳小疏以致　天怒甚震而奸人乘隙以媒禍釁至今餘怖尚存今何敢復蹈舊轍以速罪戾哉且

考朱夫子議狀則以爲國家興喪亦係於此朱夫子亞聖也精義入神而乃有此說又見其忠誠懇懇千載之後尚能使人感動今聞　先王衣冠之藏有所云云而恬然不爲驚動則是無臣子之性者也然而議狀中又有祖塋之側數與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之說夫遷奉之驚動不翅祖塋之傍側而已則其災之能挺與否誰敢決定其必然此又豈非難愼之夫者乎夫以私家言之永託體魄於不吉之地以致子孫斷絕與夫驚動體魄以挺災害須如朱夫子之器識力量然後可以權其輕重而有所裁斷此豈人人之所可容喙者哉然則此漢非唯追懲前事亦以

爲世無朱夫子則難可就正而決定也今或地師皆言其非吉則未知執事將如何入告而出語也不敢不爲之代悚而替汗也頓撼之餘疾病危劇語無倫脊須望一覽而勿以語人以重罪戾不勝幸甚天時向肅伏乞爲時加重以慰具瞻

又丁卯十月

日者賤孫歸傳下札殊用藏戢而老病深蟄未即修謝乃者伏承不鄙存問死生之外又有詢莞之及既仰臨事而懼之盛意而顧此非其人則但有慚悚而已日者驪徒論罪賤臣有曰遙執朝權乃其餘事仍有指日犯闕之告倘靡 天日之臨則其湛宗赤族

久矣至今追思每覺寢驚而夢悸矣今又有石守道發冢之戒心尤何敢是非身外事乎日者執事有問而不敢默然者嘗見朱子山陵議狀有曰鄉隣親舊之間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爲不忠不信之人況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哉朱子此言實有感於賤心故當時略有所仰答然不料執事上達　天聽則自恨見事之遲以至皇隕莫追之地也設令此漢不度事理徒感好問之意而欲有所商量老昏孤陋無所知識尤何敢牽强爲說以誤大事耶以此終孤盛意不勝惶悚之至伏惟諒察而恕宥千萬幸甚

與金遠明 益謙

去夜以公事謁三大臣第好賢極言貴疏之爲正今早詣政府席上皆言諫官有風采政官殊有顔色愚默料世道略非前日比隱然有喜心也遞免必不可望惟願益加勉厲田畫謂鄒志完曰士之所當爲者當不止此一有所挫而自沮固非所議於吾友而一有所立而自足正好相戒於吾黨也疏本不下始謂慰安大臣之意也承示乃知其未也

又 己亥六月

出郭少塵事此人情所喜既爲閑漢何故猶自韁勒使此勝區巖爲大隱溪爲萬里耶他人尚可來問就

事亦且問而知之耶都憲可謂有回天之功矣凡有善事在人在己似無間矣露處之諭不敢知也朴思菴壯元及第復爲奸黨之魁嘗作詩自詫此漢雖不能兼收得其一猶足爲榮耀只是居吾下者太尊重太光鮮　英廟朝擢英科猶不能髣髴此何敢安耶然欲讓與別人則人必不受姑欲僭居而盜有之耳新隣甚芳爲執事深喜相見時幸須謦欬使毋學舊主人之攻晦翁則善矣○驪尹魯於其室大言中庸豈朱子盡知而吾獨不知耶云云而此尹頗中其毒故漫及之然勿舉於人至佳

又庚子十二月

來書不問奚自慰豁甚矣自迂兄逝非左右自有書則無得聞消息矣想此於彼中亦然矣但有必欲知者左右自顛躓以來看得幾卷書冊斷得幾處往還於此若不得力則天之玉成之意都不負荷矣如何如何相愛之深不覺此言之自然脫口也此半人半鬼非俗非僧然杜門喫粥與人無相干涉不爲全無所益矣惟是　聖恩益隆報答無路只願自守其身不辱　聖上知獎之意而已來書多未曉破蓋未見迂兄書已久故語意來歷已茫然而莫覺矣亦足以釀滃矣千萬只祝珍重自愛

又癸卯四月

老去情懷無日不相思日者奉拜遂書悅承談晤極慰哀苦之心第不敢奉答者每有一事世不以爲公自公我自我如其善也自我得之不廉其不善也自我移之不仁不廉不仁俱非可願故欲自此相疎善不善不欲相蒙耳不謂於巡令褫復有所示甚矣相疎之難也好笑好笑別紙止於如此大是過望矣既以貳宗卑主出題而應製者不深釋題意只與人雷同是無必爲居魁之意其心可謂不急於進取矣然嘗聞段太尉語於白帥軍門曰吾戴吾頭以來今日自處之道只如此而已何至相憂若是耶辨誣文字昔年吉甫取去此間無之奈何今來吉甫了書亦莫

是徵此否當即傳之耳○草行悔其不能挽住也懋以此深責甘受甘受

又丙午八月

愼哀至亦拜遠書何慰何慰愼老文字承前示即足以納矣今已關聽否小文字尤難好須與往復也兩亞可喜然伺納去而爲之彼必不厭是用未安況爲其下乎何不力辭既不得辭則須盡吾之職以無負吾　君任使之意且毋使士類失望至可至可自少受小學於老先生其中有汲黯之說曰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又記顏氏言曰事君者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然是猶後世之論至記聖人之

訓則曰勿欺也而犯之其語尤約而意愈切矣竊念吾友爲人仇疾爲人蹴迫者甚矣亦久矣然士類終始攙掇者是何也以隨事獻言而所言不非一時雖甚苦之而終必見伸者也若遽捨舊圖新則恐成邯鄲之學也況今地位與前絶異耶且記昔年秋吾友摘送後園山果於稷洞而自誇喫人之所不喫也此猶見誇況復食擿則必誇於百世之人矣好笑

又 戊申正月

惠書荷荷人世啾喧置之不復入耳惟斂迹鄉村日與李幼能相對看書此正是實事此正是樂事今日之望只此而已如不能辦此則吾不知所以爲遂明

謀矣

又 戊申十一月

只拜 春宮亦蔓辭也只急於解職而云云也及此上來則相親之人有以誠心相問者問而不答非待故舊之道也如洪宇遠之清直以一言訾我而廢之於諸公之道似偏此則愚嘗及於所親者也其奏揭前說話何嘗不以 聖學聖心爲大本急務耶然徒言 聖心聖學而不言心與學之著見於外者只以數行古書陳說則得不近於騁空言者耶胡不觀於朱子封事耶生於其心害於其事此孟子之至論而朱子以事之得失溯其心之邪正者其說甚詳矣

且駙馬家云云左右可謂得一而遺千矣論繼述而只此而已則不亦太枯澀乎無乃駙馬家特惡其軋己而騰怨謗耶一宰臣家非愚之說其時發於臺諫之口而愚意以爲似失先後之序故奏云其子之家當先毀之然其子之家亦非所先故必言內司內司之私亦根於聖心之隱微故曰以此觀之則聖心之蔽可知云云矣今來示一切相反何其聽之大誤耶愚之所學只一部朱子大全而已其敢捨所學而經營於他術耶必不然也西路城池謂他日可恃云者何其緩漫耶愚則以爲事在目前也其毀之者固爲全身免禍之計而修之者誠可敬服才於新

閭密言　先朝無迹而修治之教而不諳事之人使不得行奈何奈何廢毋人之子孫愚何嘗容護耶以季明爲直言之士則其不以彼類爲可通清可見也以左右之明悟而不知何也前日所謂未解云者如所謂多人云云似指新首而其下承接之辭便不相應故云云爾大抵此身朝夕渡漢者上下皆使暫留而必欲去左右則誰復挽住而尚處城裏被人疑忌耶誠願一並起發以全晚節耳乞身之疏啓已三日而　恩批未下未知將有何　旨也所欲言者甚多而適有燈前客不能萬一耳○愚於　榻前進言曰臥新嘗膽雖非三代經傳之訓然朱子縷縷言之此

必是道理當如此也且今日必以茅茨土階大布大帛爲先然後事可爲也來示丹楹之意與此恐無異也如何如何

又己酉

示諭續至慰喜無已人不敬畏是自家不足敬畏而然關他何事坐政事堂號令百僚自有其人誰敢越樽俎齟齬迂濶之談到處生瘡歸之一字安得不出於口耶只言歸不歸殊甚可媿故今日則略變前規先以遞職爲請矣今日百弊之不去皆士夫之私意不去而然也然非自 上先去私意則雖朝夕論之而無益故每論修身齊家之道而迂濶不見用奈何奈

何漢城事聞於聞處初不知延及於阿而終至於此全不關左右矣韓某之疏是渠本色不足云云

又

古人云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僕之所望者如此今乃恠我無答是高明爲不知言而吾爲不知人矣好笑好笑今日事無多說話只疾病難强若使此身死於　葦下則不知諸君何地埋此臭骨史氏又以何筆污之簡册耶此皆不足道也何其獨憂此不當憂者以愚見之諸君恐不暇憂人矣只楊州一長谷是遠明安身立命之所未知能辦一去字耶此言似戲而實有深意幸諒之毋徒說人去就事也書不

能盡之

又 壬戌二月

前後來書長弟披拜矣只緣未有的便且知不以無答相訝亦知恕此衰懶尚此闕然矣今於壽洞有小冊子當送者故呼燈展紙而又忘言矣前書以侍奉之適見諭今日所祝豈外於是孤露餘生羙且泣也復有所望郊居無事可以觀書日味古訓忘世途之馳逐絕心源之芥恨以自娛以沒吾世爲期則斯不負九原之師友矣此漢素不喜柔悅於人有此云云而自謂今日相愛者無愈於我也近有所作無惜寄示也欲驗所造之如何耳

答柳悠久 尚運 壬子十一月

溪邊臨賁尚覺草樹含榮又於昨日蒙賜手帖鄙情實深感幸同春兄竟不起疾以書來吊者皆以斯世爲慟所謂無然後知存之日者不虛矣時日漸多音容向晦端居遐想淚落沾衣痛矣痛矣先王考文字神恩衰落兼且乘忙副急不朽之傳安得如此取捨之極惟拱以俟命矣

又 丁巳八月

昔歲尊先府君城主遣養之日雖以待刑之蹤情義所在不能自閑僅成慰狀褫付殿中宗人冀以轉達矣爾後未蒙俯答殿中其時已病未久竟逝而家無

丈夫想見埋沒而然矣忽茲社洞便來傳三月十一日惠書驚慰媿側不知所喻惟此罪戾訖茲含生罔非 聖主寬仁他尚何言年已望八雖微欒蒸世豈有不死人哉承曾有垂札而此不得奉受亦是造物往復之理堪付一笑耳珍藥感荷深矣得見三謫生書皆頌仁恩不已爲之欽仰德義也渠輩事煞有顛末大槩文元先生以郭詩著書排斥程夫子故請去祠享其後同春閔台申之於 孝廟朝竟得撤去前年渠輩不量時勢固守正論以罹世患今雖危禍而竊謂程夫子之道不復遭章蔡則終必見伸也每以此慰藉渠輩矣豈令監好惡亦在於此而不特悶其

窮餓而已耶殆難與俗人道而唯令監可以此言進故敢此冒凂幸勿爲外人言也

又 癸亥五月

伏蒙遠遣耑使垂諭丁寧私心感戢何可盡喻第當初疏本迫於太忙未能詳悉諸賢之不安勢則然矣執事之意既如此則當日入 侍諸賢想無異同謹以別紙略布情實以爲消融和平之地未知高意以爲如何大抵當初致仕仍留自非道理輾轉生鬧卒至於今事愧悔甚矣古所謂歸亦何樂者政爲此漢準備也藥糖珍荷多矣

別紙

比三四年來無日不在承　召中何曾有頃刻安意時也以此冒昧上來將欲極陳情勢蒙　許休致而歸安意以死矣不料　聖心靳許未即蒙　恩而淹延月餘屢蒙　賜對既對之後中心所懷不能自閟或發於口達或形於殿劄其中所言豈中理致最是裁省貢物申救光南偏廢一番人即其受言之大者蓋貢物一事妄以爲節用愛人用之者舒此實聖人之訓庶人屋壁孽妾緣履寔賈詛所嘆而況今　廟享御供皆從減省則偏厚於吏胥使縱其奢濫似非道理故自昔年未嘗不以此爲言矣不料此輩怨讟雲興公贊雄唱雌和使人喪措蓋此輩內連　宮掖

外結士夫魯褒所謂賤貴活死　本朝所謂掀天動地者斯實語也前月初有前郡守李時衡來謂曰公不速去則必生大變矣其所謂變者似如武元衡裴度之事也余笑謂曰夫胥吏之被省者則怨我固也以其所省移惠窮民悅之者顧不多耶渠曰窮民之受惠者亦怨之矣余責之曰何乃爲此理外之言也既已恐而怨謗益興不可沮遏故玄石極以爲憂既陳榻前又於賓廳謂愚及領台以不便之說而其終亦曰受惠之窮民亦怨之矣愚始信時衡之言不妄而大變之缺至也仍記曩在己酉春與今左相爲變通貢物之計積也既咆哮於　榻前又誘徐載邇上疏

彈渠曰見此不善之事而領相不爲禁抑可謂不忠愚遂退去矣又記昔在己亥春　孝宗大王令賤臣與鄭戶判李延城同主此事已至設局而胥輩不敢一言矣己酉之事去己亥遠甚而今日去己酉又遠倘微玄石之甚憂而請止則大變之不生寧可保乎余以乞退之身鼓此怨謗以及於　朝廷義所不安故歸意甚決矣至於光南之事則其敢以私情齟齬於臺論只以爲若如鞫廳大臣　榻前之啓則光南只可坐以輕易之失而實無與翊戴無幾之罪矣然竊聽於竊言之談則以爲光南有難言之事故如是重劾云愚以爲若果如是而不爲明言以請其罪則

似非專君勿欺之道也愚也誠有此心故或形於妄發之間此亦不愼樞機之過也見怒於時議不亦宜乎然愚每以爲光南從前多謗之人非不知從衆口攻之則身安而名美然顧何忍爲此哉且念奪宗大事也然伊川門人爲端彦有所回互而侯師聖諸人不甚見非於朱子朱子只曰不見是如何云設使光南眞有大罪而愚敢救之亦何至難容於世哉第當朝議方張之日而有此妄言則理宜狼狽至於偏廢一番人則雖使愚妄有此意思寧有氣力可以辦此也且曾聞洪世亨丁時翰柳千之八九諸人既是名家子弟而甚有名稱故每亦發於屋下之私談矣諸

公既不見用而乃以偏廢之謗歸之於此身何也大抵用人罪人本不可以色目有所輕重審矣朱子嘗曰元祐諸人徒知同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異己者之未必非小人如徐君石李子三參議立節於曩時黃台老能拒連川之籠絡又有恬退之節前東伯之清愼皆被貶抑前太學士既日無行私之迹而不容於世如李寅賓顯然行私之科則顧置而不論如崔世慶之暗昧難明不少貶量此類非一則雖謂之徒知同己者之非君子可也如洪宇遠之罪犯不敢明言李袤之指許多諸人以為赤眉青犢則其誣告甚矣曩者量移之時臺啓略略塞責而旋即停止其論玄石之啓則日臺體不可以一啓即止至論不須哀痛救之守今則顧乃一啓而止此類非一二則雖謂不知異己者之未必非小人可也然自曩日所謂罪貶者吾之則不為無嫌故吾家少輩或有言及者則一皆責之使不得在京而慈也氣質輕淺時不免自為妄發家內少輩必笑之矣此外小少過失不可勝記而卒至致仕而不歸之謗則

雖有子貢之辯難以自解矣以故朋友之相愛者雖不如時衡生變之言無不以不去相規者矣韓忠獻請去相位而以責其不去之書上達而懇請今日則諸書幾於盈篋而何敢效忠獻之爲乎泯默欝塞猶以鍼氊之坐爲歇後語也至於前月十三日與同甫諸人會於紙署有安東老吏權姓人冒雨來見仍致太白山中一士友言曰胡不遄歸而喫此多少謗言亦以己意勗之曰小人之腹亦不以不去爲宜也余謂同甫諸人曰諸君之愛我也不如彼適聞同氣之人有疾病仍作東郡之行矣其間一月之內毋或更入之書非止一二然既於承旨史官之歸皆以還

朝附啓今何忍旋卽欺負乎兼且難安之說雖多而皆是私相傳說者而已則不可以此 上聞矣及至近郊適聞有令事心自愧悔且聞李友雲舉狼狽而歸則忽記小人不同其退之古語自以爲平生所期雖不足言而亦不至如此之汚也遂露短章終不敢冒入然其永歸之意則非決於今日矣特今事適値於彷徨前却之際而然矣今見執事復有避辭又令人惶恐不安也然而不能無憾焉者苟有相愛之心者則無不以亟去爲言而惟執事不然乃反以不更幡然見責此豈君子愛人以德之義耶抑或相愛之心不及於安東之一吏耶此又平日無狀不見信

愛之致深自愧恨而已於執事不敢有隱傾倒至此切勿以示人以起紛紛益增謗議於不肖之身千萬千萬枝辭蔓語已將得罪於莊默之君子而竊有所蘊結於心者今於執事不言則終無可言之日故請露其梗槩也昔　國舅之爲紅袖之疏也鑱穆汲汲請　對乞用反坐之律夫紅袖死罪而果爾反坐則清風死矣清風方待　命於金吾其於　慈聖之心何如哉其將以至尊自處而不爲之所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則雖使　慈聖爲舜之所爲可也況垂簾而爲之分疏乎可見　誠孝之至處變之善而宇遠等乃敢侵斥於　上前此猶可以諉之於偶然妄

發而至於　慈聖下哀痛之批至有閉口不食之教則婦人孺子無不嗚咽而不忍讀而宇遠等乃無一人出而待罪者則其心顧誠何如也鑷也乃以照管之說諉之於幹母之蠱之義雖甚誣罔然猶有自明之意矣宇遠貳過之說則終若自謂正當者然可勝痛哉然而今之論宇遠之罪者徒知敢爲侵斥之爲罪而不知　慈聖之無過可貳則義理不明而渠不心服矣大抵今日罪人固多然厭與大運猶可寬而宇遠則決不可恕而當其量移之時臺啓僅僅塞責而旋即停止是似以爲　慈聖實有過而宇遠言之無甚大罪云此則義理不明於世而然也然昔日則

言之可矣而今日則言之極有嫌只願執事之知之故略及之切勿以示人也

答趙光甫 持謙 丙辰正月

瘴癘窟色惠札遞至喜出望外怳然如夢也屬因同春徒弟書略有所聞君子所存正義而已利害何足計也賤疾日惡只成朝暮人得見師友於地下足矣他不得言耳續音未易新春保重

又

昔者蒙賜挽語仍有問書挽語說盡老父所欲言而未能者文章發天機則有之矣至於卑微情曲亦入於毫端造化耶吟咏歎服盖至今而不釋也書辭鄭

重有非醜拙所敢承者無任悚恧也竊聞視篆嶺東
菁靜庵老先生欲得僻邑讀書進業而終不能焉今
日乃能靜庵之所不能者豈非天意有在耶伏願勉
旃無怠以幸世道此塊坐深山朝夕待盡死是常理
而只以無聞自悼耳坐無的便訖稽修復今因孫兒
入京略此附申並垂諒察

又 別紙

左揆所達當時偶然失言而末流之害終至於極難
收拾自訟之心寧有涯涘第今臺省之臣無非俊彥
若荷恕此昏耄則其幸可言而不敢幾也至於館學
之紛紜保合之責只在執事執事而不能則末如之

何極可憂也至於　宗廟改題則賤臣只陳所見而已實無固必之意也來諭所謂　太祖太宗之后從而亦稱太后者雖或如此而未有明據則難於杜撰矣第令玉堂諸賢遍考舊例之可据者如何

又

去冬違拜至今恨甚蓋胸中所懷無與稟質故也玆於一善褫中承拜遠書不惟安否之眞別紙之教大開迷惑此豈但一介後生之私實世道之幸也此衰病日侵餘日無幾尤悔之積無時可改只自慚悼而已先銘極知不敢當而只以託名下方爲榮牽率草呈方虞僭越得罪公眼矣玆蒙奬許甚溢涯分還增

愧悚之至久矣道學之無用於世也始擬因此極明衰世之弊矣意思躝跚筆力不逮不能粗滿卑懷咄歎奈何

別紙

別紙謹悉此事少時略聞沈承旨光洙爲臺時擧論於啓辭云而莫知曲折矣今因撰碑外議又復紛然不勝憂慮故日者略及於次常書中矣前月末間洪得禹叔範甫來過爲說嘗以此稟於同春以爲此與尹鑴所爲何如同春大言尹鑴淩侮朱子而自是己說某節有疑於心而求質於知者迥然白黑之不同自聞斯言也憂慮頗減矣今見詳細示諭此心頓覺

釋然也朱夫子自言一生工夫多在大學啓蒙而於大學中致力尤在此章故與門人問答不勝其多而改正此章註語在於易簀前數日前後所見亦有自相異同者如來示所舉先訓實與語類所謂知爲善而未能十分爲善知去惡而未能十分去惡者暗合此雖與章句有詳略之不同而同是朱子之意則亦何害於取質哉然外人知此曲折者或寡矣則今日紛紛無怪也至於尹鑴則自謂吾當掩迹朱子不獨於中庸掃去章句自立己說以爲成書以誇於人其於諸書註解節節攻斥（嘗因其姨弟宋奎禎借見其所讀書則皆然矣）古今天下寧有如許悖戾者也且先訓既曰朱子是孔子後

一人則其所以尊尚者無異於曾端之稱頌孔子矣寧有一毫與鑄疑似者哉惟愚不量己力盡氣觝排並及其扶護之人輾轉翻瀾以至今日而國事尤不可爲矣靜言思之罪不可贖也奈何奈何

答黃君玉 乙巳六月

人至承拜下狀謹悉近候佳勝慰感交至此前日迫於 恩命不敢退在雖不入都而尤悔則已多矣別紙之諭愚陋不敢容喙亦飲水者自知冷煖然心有所不能安者則外人似不敢强也如何如何第念尊大夫人在堂凡百亦有不敢直遂者此則深爲尊念之也幸與子美從容商量如何

又丙午十二月

痛哭痛哭豈謂賢弟君美棄我而先耶棄我尚且不仁何乃棄所不忍棄而一枕長臥耶聞訃之日失聲長號五情如割渠雖長臥豈不臨我筵席而鑒此哀耶未審比來大夫人氣力何若能以理自克否於尊堪忍與否則不暇問耳今日事已無奈何只於大夫人前百方寬　俾不至過哀以慰死者之孝心而已尚復何望臨紙淚落不能一一

又丁未正月

聞訃即作書以道痛苦之懷昨於衙中伏奉下書何故不見渠書而尊獨有此耶淚落入紙自不能禁痛

哉痛哉胡令我至此哉伏未審比來大夫人氣候若何其孀孤皆得支持耶出塹當在何間葬地或在定扶之間耶未得聞知悲欝尤深去秋別時丁寧有明春復來之約春已歸矣渠則何之言之至此涕豈勝抆耶强疾作此何能萬一只冀默會

又癸亥正月

承慰無已　聖上以節義振作士氣此蓋衰世之意也眞所謂所感者深矣至於兩度諭書則赤心敷告哀痛惻怛見者無不流涕有　君如此而只臣下莫有以奉承將若之何正此聚精會神汲汲扶持之時乃欲言病無乃非　聖上求助之意耶此求退不得

復此遲疑但有憂悶而已

又 丙寅六月

樞隸來傳惠書謹悉暑雨侍奉佳安此時所望豈外於是欣賀欣賀先碑不忍孤泉下人誠懇不敢不竭其頓拙矣今見擇令所示則合商量者殊多今欲一一反覆而熱濕所侵廢食頹臥昏昏度日當俟少蘇耳第有一事今因下送三卷冊子得見其末端文字則明言舊作不可改之意其意似不偶然幸以舊作入刻如何鄙文只欲深藏不出耳聞有驪州之命此實上游名邑江山清曠且有好朋游可謂得便宜矣三卷冊子敬受莊讀不勝高山仰止之思也附刊

詩文不忍着眼其拳拳於皇華者其意亦深今日何處得來

答權季常 是經 乙卯二月

蒙 恩踰嶺疾病濵死忽此承書仍有周恤之惠覊悽銘感無以盡謝記昔丙子清風丈之在厄也獲拜先尊丈竊瞷其焦心盡氣私竊歎仰未幾竊聞立懂於江都高山景行之思至今彌切思欲一見賢 缺 少叙此心而不可得矣今茲北投尚隔數重高深則會合不易令人悵歎而已自餘不敢多談

答李叔弼 世翊 乙卯閏月

此時相問已不易事況嶺海千里之外哉人謂令監

貌弱骨强身纖膽大今果驗矣仍有戒責之勤又見君子愛人之德也第朱子於慶元間與人書有云胡澹菴日與知舊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殺之蓋自有天也今鑴方以攻斥朱子得志於世吾儕又豈畏死而不從朱子之道哉趙先生碑承諭感涕也今日雖無趙先生之賢而士禍之慘則不異於當時矣清州儒生柳弼明聞方酷被刑訊而金吾卒四出追捕此漢之死魯未隔紙矣然莫非天也亦豈鑴之所爲也

答蘇望如 斗山 丙辰正月

遠涉青海猶爲拖紳之人再遣白簡專惡食橘之謀

此時乘除可只付塞上翁拍手耳未知已歸金馬否
九月海中書今朝承拜如奉顏彩慰不可言此尚保
性命極知　聖恩之寬第聞時論益急必欲使之過
海若是耽羅則可惜其賢主人失去也藥材方以土
疾渴求而無得也茲者眞如貧兒之暴富而已覺漢
挐風氣颯颯襲人也佳味並謝磁芑凶焰延及九泉
恨不得相對一慟也

答李輝古　光迪

前年遠承惠書因以儒先說話見問有若後生少年
質疑於先輩長者然其禮既不敢當而又所詢之說
皆古聖賢義理緒餘則非惟愚陋之所不敢知縱使

有一斑之窺而優然答述自同於知學老成之人豈不自愧於心而亦豈免見笑於傍觀者耶以此振縮久未能報而悚仄之心則每切於中矣不料執事不以爲罪而復賜手札以溫言略徵前書之答既深仰雅量而益深愧怍無以自喻卽欲拜書以陳衷曲而自今年來喪禍連仍加以疾病悲苦憂迫未嘗有一日之閒以故又復因循至此雖執事終恕其稽緩而其在愚陋之義則不當如是也曾因金姪得泗之行使之面達卑衷矣未知果爾否卽日暑雨尊仕餘凡百珎衛否瞻溯區區竊念前日下詢之說皆先儒之所已言者然非執事之致思精而用力深則焉能理

會及此哉不勝歎歎之至也抑愚嘗因師友而得聞
朱子之說以爲云云愚意以爲以此而先立其規模
綱領則其他零碎工夫自當次第湊泊不大段費思
致力矣縱使終不能理會而亦不害於身心性命之
實體也且愚無所肖似自少偶於朱子書竊有喜好
之心屏去諸書專一於此而心力日短目力日昏前
所看讀者日忘月失極自恨歎而無可奈何矣執事
若以此有所反覆則當拱手承命而樂與商確因以
祛胸中之所疑矣實執事賜也未知執事其肯然乎
蔓參有聞不見矣蒙投惠便覺烏石靈源去人不遠
矣甚荷甚荷

答任德長 弘望 乙卯四月

尊自己作空汙良善此古語而晦翁亦曰老子命薄帶累得多人去冬在家時每誦此數句以語人逮此投畀則又以地不甚遠有愧於心矣茲者忽奉遠書存問死生此實所欲先者而稽緩不敏反爲左右者所先施感戢之餘赧渥無已此中海風甚獰觸人如刀新來大病二月半間萬無生理訖今綿延實是異事濱海者尚如此彼入海之擇之復當如何極可念也此間粮食屢絕每戲謂兒曹以爲宋朝則雖春州循州尚有司戶別駕之俸今我則是生員而蠲族者題狀乞糶是乃本分相與大處矣今見所抵家弟書

似認此間事矣良荷良荷家弟相守四箇月待未弟來會昨纔南歸凉生則當復至矣草廬踰嶺後凡三得書皆報以安信矣無緣會面只誦並游豪俊頗何厚耒死姦回骨已寒之詩以奉慰耳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四

書

與俞胤甫 命胤 辛卯二月

自尊丈行後悵悵至今不能平尊堂不審處之如何不能不以爲念然當有以寬譬之也尊丈千里遠書飛賢者兄弟勿爲人所誤此蔡西山遷謫後臨菴遺蔡伯靜書也曾於黃卷上見之不謂今日親逢此境也最後一說尤不敢不眷眷於吾友也聞有艱食之虞卽今轉甚否替幹家事不能無少撓然不廢學業以副使汝爲善之庭意如何二哥亦令耽書否病夫風症轉苦與死爲隣深恐此生不復得見尊庭顏面

且罪戾亦深或意其相隨過嶺復共晤語也昨聞方伯以米塩仰周未見答方伯頗以爲訝所周如已到幸財謝相報彼也塩則舒川吏受去米則林川倅許以輸致云矣千萬病臥廛草不成狀

又 丙午正月

惟此履端委迭稟趾有竝委問雖情義則然不勝未安且遂成故事則尤不敢當也仍審春寒僉哀侍奉支勝慰不可言此疾病侵恐沉綿又爲冗故所擧不得深入調攝思山之切甚於病鶴也先狀比來看見直不耐一字千滃此豈但親舊之感號弓之慟仍激於疇昔之事也卽因子仁書聞有祭需 恩命哀淚自

零也未知哀將如何得宜公卿初喪因有遺疏而子弟上疏者多矣又退溪令子弟辭禮葬喪人上疏恐自有故事況哀是侍從則又與凡人自別矣然亦不敢自有須質於餽美諸丈如何

又 丙午十二月

宿眷寒程窮尋於寂寞之濱此意甚厚賤心久益銘佩爾後寒事尤劇遠溯侍下安否日有區區兒子歸來謹奉今月四日惠書累紙勤教殊令人悚仄愴憾也盖此提綱先尊丈本爲後學觀覽之便用此十分工夫本非有意於　進御而第今時事有如胡文定所遭則春秋撥亂之書誠不可不進也今此書所載

如忠宣益齋之際則益當爲今日之前車今有賢子緝寫登進得蒙　乙覽而倘有以惕然警動於　睿意有所改絃易轍則先尊丈平日願忠之志因以少伸而吾人忠孝之道亦一舉而兩得之矣止美之意可謂善矣如欲使鄙生僭附一言則芹曝之願此亦豈至全無謹當依命矣第此書旣已　進御則似當爲寶閣公藏矣必須精加校正無容異喙然後爲可傳無疑也比數日適以疾病閉看數板則似有可商量者僭以鄙見略加修潤別紙還稟幸以議於止美父子如何如曰不妄則欲於中半討一靜處爲十許日會勘之舉此計如何美丈雖不敢邀子仁想不惜

爲此一出須以此意要遠如何如欲如右所言幸因
賤孫歸相報則當掃除他事而爲相會計耳

答韓汝碩 聖輔 癸卯

曾聞遠佩南符雖疎愛爲可歎尚以密邇丘庭爲左
右喜慶茲奉來書苦頗多端此吏役之所不免只得
盡吾心力必不得已然後去爲未晚也此明道先生
家法也此家運不幸昨又聞姪女韓氏婦訃死者旣
甚可哀而家兄心事思之哽塞兼且比來老景頗侵
似爭十許年消息自料不能久長如秋熱之勢也惠
貺適歸松楸明有薦祀合族之舉用以爲助珍荷無
已相見無期須熟看退溪文字一以其說導其人則

庶幾相信之無難也自餘隨事審察切以師門貽累爲戒幸甚

又丙午

相念之心何嘗少弛忽此人至奉承惠札備悉縷縷示諭近事都由此漢之無狀致誤嶺外千數百儒巾人必以我爲快幸於 聖朝所處然鄙意則極以爲未安且見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心實哀傷也左右之困於頰舌曾已瞻聞之矣然士子之多口無非自省自修之地顧吾得失之如何耳尊丈聞亦不安有決歸之意目今形勢其異於前日耶每聞人狼狽無論彼此而若隕深谷也相去絶遠專不聞玉郎之夭人

命固有脩短只此事則眼前青嬙有不忍見耳此自料餘日無多舊居懷鄉人事甚多苦無看書時節故自四月攜得數篦書冊來入清州之清川借人亭舍而居驚弓之鳥兼有投林不早之戒耳公餘其能看書否一向汨沒於吏事非朋友之所望也○四月再蒙史官諭旨末又遣承旨敦諭則不敢不動其廿六日晚到溫郡呈疏待罪則不爲批下而促諭入來不得已前進肅謝即賜食俄而賜對慰諭勤懇且勉以入京保護元子翌日隨駕至稷山又翌日至成歡落後陳疏則遣崔翰林來宣批諭於家矣賜對時自上極言嶺疏之邪而賤臣則

終無一言及彼只自劾而已左右欲聞之故略及之

又戊辰二月

慕用之私未嘗少弛昨者自宋炳翼許遞到前月廿九日惠書恭審體履安勝欣慰且謝無以爲言今玆縷縷示諭倘微城主視如一家人則何以及此越自先尊丈以不肖爲溪上門人見待無異骨肉兄弟故今日猶察於衆惡之中而不捨也非以畏之略有所可取者也大抵今日事一以勢力驅迫雖 聖上明示是非而猶不顧藉惟恃徒黨之衆多不知祖先之尊父兄之親反道悖倫爲一夷狄禽獸此盖賊鐫之宗派而所謂宣卜者傳習爲教於國中其爲禍豈止

於洪水猛獸而已哉他人不足責而最可寒心者吾師門諸孽也至謂栗谷先生落髮之說親聞於老先生以附於尹尹欣然大以爲有得賞其功而不疑其心其罪與附之者無異矣前年七月良與諸宗在溪舍裴也來見曰吾兄槩爲尹揄所誘脅果謂落髮之說親聞於先人云云此非槩之本心也且使吾輩至此者無非吾諸嫡之過也如我垂死者欲一做好官而諸嫡邈然不應而尹敬敎氏則有丁寧之約欲擬我於好官矣且見尹門非但今多名士諸少皆將及第爲名士者今日不附於尹而將誰附哉良聞此不勝氣塞累日寢食俱廢矣徐而自解之曰孔聖之後

亦有有德者爲叛賊朱子之玄孫亦有忘其父讐者今日事亦何以異此哉大抵今日風俗爲賊鑑所亂其放恣兇譎雖有淺深而大槩皆一氣習豈獨尊家哉臣之愚意以爲既爲父子則便移其天屬於我矣我何忍一毫有間於所生哉吳挺緯一無識者猶曾謂臣曰忍脫所後父母爲養父母此甚悖理吾則未嘗以養之一字出於口云云此言誠是矣伏念今日論議如此者或迫於形勢或溺於利欲或蔽於顏情其面貌雖不同而要皆出於不知尹之可惡可羞也而然也幸望城主將念疾之心一切消融而從容以此別紙教諭之萬一於此覺悟則必將悔前之爲矣古

語不曰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子雖不孝父不可以不慈乎且兄弟之子猶子也父子相隱此天理也曾因宋後昌略聞諸少無禮於城主不少而城主不廢慈覆雖受責於平昌丈而亦不已云良竊仰盛德深仁出尋常萬萬也今日書乃如此想因曩日疏事尹夫人痛哭於先廟諸少有所激而其爲無禮有加焉故以城主之盛德深仁亦終忍不得也此亦尹傳習鑄兒推奬人之悖德而然也罪有所歸則亦可以恕也感城主不外之盛心傾倒至此還增悚仄伏枕不宣

別紙

孟子苦死要與楊墨辨是如何與他有甚冤惡所以闢之如不共戴天之讐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如人逐賊有人見了自不與捉便喚做是賊之黨賊是人情之所當惡若說道賊當捉當誅便是主人邊人若說道賊也可捉也可恕只喚做賊邊人 右朱子說

據此說則見賊不捉與謂賊可恕者皆謂之賊黨今尹之於鑵止於不捉而已耶止於謂賊可恕而已耶雖以玄石之爲尹右袒猶曰尹於鑵愛惜救護云云夫愛惜救護與不捉賊謂賊可恕者其淺深何如也況尹見人之攻鑵則必作

氣盡力反攻攻鑴之人則何止於愛惜救護而已哉今以朱子說勘斷尹事則當謂賊邊人耶不當謂賊邊人耶於此解惑則餘無不解者矣若謂鑴非賊而謂朱子非聖人則非愚之所敢知也

子謂我妄攖世禍吾謂子不能樹立 右鑴祭尹文

此果是慫恿之辭耶此是至情相愛相憂相戒之辭耶於此看破則今日之辨不難定矣且鑴謂尹不能樹立者亦出於相親相愛之意也若是慫恿之意而祭之則其祭也甚於跖爾之辱矣爲其子者其忍受而侑之乎當鑴首事之初

尹徒在坡山者數輩相應而起協力攻我尹之與鑵志同意合於此亦可見也且李永鴻作祭鑵文而謂尹拯所作以誇於人果是尹作則可謂無忌憚也若非尹作而其徒無一言辨明則是以作文祭鑵爲無害故雖被其誣而安而受之也其爲鑵黨之尤甚於此亦可見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爲謀也士不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右檀弓記

今謂尹是儒生則其不死乃是十分道理而以權金之死爲無義且欲刑訊斥尹之沃儒今以孔子勿殤童跽之訓觀之則尹之不死果爲十分道理耶權金之死當爲孔子之所嘉耶所斥耶沃儒誦法孔子而受刑訊則是焚坑之禍也國其不亡乎尹之以不死爲十分道理而以權金之死爲無義者以未仕儒生無可死之義故也是全不識義理者也孔子作春秋大義炳然者數十而內夏外夷爲之首矣故曰不忍以禮義之身甘爲犬羊之羣此在儒生尤不當受虜染汚也

朱子所表章死虜之人有官者曰忠臣無官者曰義士以至於五臺僧眞寶晏氏丁氏女亦被褒録夫僧本是從夷狄之教者女是未嫁者則無從一之義而猶羞辱於戎狄而死之故朱子之褒録若是其勤其義至精矣昨者權炭谷之孫以鋌誦其祖之言曰以儒生之不死於虜者爲義則處女之汚於虜者是爲義乎其言可謂正大光明矣

尹有二件事江都事也宗鑌事也江都之事愚每有恕之之心蓋虜僭號而遣使也大小衙鳧莫知如何而尹能倡義請斬虜使虜使懼而逃而　朝廷舉此以聞　天朝使我義聲聞於天下此則其功不可誣

也江都之事雖可羞而以其羞惡之心不泯故自謂有死罪而自廢其羞惡之心卽孟子所謂充之則足以保四海者也故愼齋容之諸友友之矣故愚屢形於文字間以褒之矣及其末年以前所謂死罪者謂出於屢違　召命而非以江都事也則是以江都事爲是而至謂權金之死爲無義者大害義理大壞世教至此則安得不痛斥哉此或褒或斥之前後不同也至於宗鑌之事則彼終始沉迷不肯回頭夫鑌之凶悖無所不至而其根本則乃在於侮毀朱子也旣侮毀朱子則是吾道之大賊也以儒爲名者何敢不苦死痛斥哉此愚於此攻鑌不遺餘力而其死後其

徒紹述鑄事不已此實尹之罪也雖欲恕之而不可得也

又 戊辰七月

夏初承書愚衷愍歎即具答札無人可付適金學諭以壽連山人自連西上時歷辭於良良以答書授之而戒以銘傳矣豈料其鹵莽如是耶此必直傳於京宅而京宅諸人不即呈納以致徑漏耶朱子嘗以書札之歷過京裏爲不便者有以也夫須從金學諭討其所傳受如何其書槩引朱子賊邊人主人邊之訓以證今事要以善諭膝下諸人且引孔聖父子相隱之語冀蒙採納此出於肝膈之真誠也盖以諸人是

老先生子孫故不欲其入於異類亦意城主於處變之道或有所未盡故無異己事而貢其赤心也惜乎浮沉也竊惟楊墨學仁義者其嘉言善行必有大過人者而毫釐之差必有千里之謬故孟子苦死闢之蓋其弊必至於無父無君而終至於人將相食也今大尹以牛溪之外孫八松之亂子又其嘉言善行誠爲悅於人之聞見然既失身於虜變且又黨助攻朱子之賊鑠則其大本亡矣大質虧矣其嘉言善行適足爲娼家之讀禮屠家之禮佛幾何而不爲世人之笑囮哉城主若以此等實狀開牖諸人則豈不解惑哉若其終不解惑則正聖人所謂不移之下愚矣豈

不可哀也耶所諭新纂冊子今未承拜終蒙投示則敢不唯命自餘都在李君口達

別紙

示諭何以預知某人之所爲如此耶如愚鈍滯以何術知之耶只以理推之大尹之於鑴心悅誠服至深至切常以道義師友相與而其子以父讎之最有道德者事之今安得以其罪死而異其平日之情分哉愚自海上放還也道聞鑴之伏誅大驚以爲此後士禍必大於今日矣疇孫曰何也曰早晚必有爲鑴伸冤之論矣此時士禍必作矣而伸冤之事必起於尼尹非尼尹自爲伸冤伸冤張本必始於尼尹矣疇孫

不以爲然曰豈其然乎恐是過慮及見君平語之亦如此則君平亦以爲過因沉吟而言曰小子亦疑尹之心矣嘗與仲兄歸自內浦也路過尹門小子請於仲兄曰見尹而去何如仲兄曰入見鑵黨不亦苦乎小子溫言諭兄曰平日相親之人暫見何妨强而後可遂入見言及時事則酬酢如響矣及問鑵事則不答再問不答三問亦不答仲兄怒起而責小子曰汝强我而入見此惟事也時鑵方肆行兇惡時也小子以此固嘗疑之然何至於此云今日千慮之得偶然符合矣大抵尹以我與鑵爲水火而彼則金蘭也必須以我爲無狀小久然後鑵爲君子鑵爲君子然後

其父乃爲君子此事理之至明者安得不以我爲無狀小人也此豈難知之事耶今以大尹贊鑵一條之在於尹譜者呈納此幾於生知者矣其敗後所言如此則其不敗之前其所宗仰之誠如何如何

希仲幼年自悟有志於學立心制行不泥古人讀書講義不拘註說而言論見識實有超詣過人者公以爲短長相補要非世俗之儒深與之然未嘗不憂其才而戒其病累以爲戒而希仲竟不能從以至於敗右尹譜中語

東鶴會時李泰之亦至愚與尹論鑵爭辨甚苦最後尹言窮乃言曰希仲論以白黑則是黑也論以陰陽則

是陰也余曰今日公始竪降幡是朋友之幸也尹先去後泰之謂余曰吉甫雖莊嚴其實虛怳其言不可信愚責之曰何其不信人至此此亦吉甫自反處也吉甫既歸抵書於愚以爲前日黑白陰陽是指論議而言非指其人品也余大駭以爲不可信誠如泰之之言也卽以書謝泰之曰有智無智不翅較三十里也云○黃山之爭最多而甚苦不可勝舉大槩愚以爲天之繼孔子而生朱子實爲萬世之道統也自朱子以後無一理不顯無一書不明鑱何敢自立己見而排斥之不遺餘力耶是實斯文之亂賊也春秋之法治亂賊先治其黨與有王者作公當先鑱而伏法

矣且尹時有非鑵之言而至緊要處則必瞋目張膽以樹其邪說是朱子所謂陽擠陰助而尤甚者也不幾於無忌憚乎尹則曰義理天下之公今欲使希仲不敢言何也希仲獨無知覺之心者耶朱子後若不可有言則北溪新安陳氏諸儒何以有說話而付見於經傳也獨使希仲不敢言則何不禁抑陳氏諸說使不付於經傳也余曰陳氏說話固甚多而皆是因緣朱子說潤衍而爲之者也曷嘗如鑵之必反朱子意將若與之爭勝負而務欲突出也時在坐者致道之祖爲礪山朴東胄之先考爲龍安李仲深之先考爲恩山龍西尹伯奮諸人皆就睡獨市南叅聽於夜

深則市南亦睡而爭競猶不已至今思之則是出於血氣而非義理也追悔莫及愚於吉甫其江都事則甚恕焉蓋於兒虜僭號遣使時倡多士請斬之使之遁去而　朝廷以此奏聞　天朝傳檄軍門使我義聲聞於天下其功大矣江都事雖大失所望然深自羞惡廢科不仕從事儒門其所樹立可謂過人及其身後其子乃以不死爲十分道理又以權金之死爲無義又以當初自稱死罪臣者謂以不赴　召命之罪前日愼老之所以容許朋友之所以相取者盡歸於虛而其所云云極害世道矣如此則安得不驚訝而抵排哉至於黨鑄一欵則愚自初至終極力痛斥

欲救其陷溺而力弱不能矣其以愚之用鑵爲亦黨於鑵者亦有說焉當鑵之去喪也渠極言不用之非既用則又大以官鑵爲罪蓋不以賓師處之也當初用鑵實出於不得已然以此爲罪則甘伏而已尚何言哉

今時輩謂愚侵斥牛溪將有訟辨之疏云不勝皇恐愚何敢若是乎牛溪自父祖以來尊慕之先賢國人同辭　聖上崇奬至享於聖廡愚雖蒙陋不至病風喪心何敢有一毫侵斥之意哉惟記日者與同甫問答之時略舉坡連攜貳之端以爲今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書時有叅涉牛溪之語矣然皆舉老先生講

論義理之實狀老先生亦非欲詆誣牛溪也我若有侵斥之心則當大尹向老先生發不遜語於珍山時何無一語及以舉牛溪報無道之李惟謙爲非耶此事蓋非更僕所可盡請略陳之蓋老先生於栗谷誠心尊尚不翅江漢秋陽也每以爲東方自箕子以後無如栗谷之大成也世人與牛溪並稱非知栗谷者耶論壬辰陵變後事則云牛溪奉審 靖陵目見不忍言實狀則直欲滅死之不暇口不言和事可也朱子論衛轍處變事參酌權經甚多而卒歸於逃之一字聖賢垂教之言若此也若使栗谷當之則必能混融經權歸之於國不亡而義不虧矣至如 宣廟

卒用牛溪之議而反以罪責牛溪則殊未安云矣及論從祀之事則今李君親聞金棨之言而去想必細達矣故不復贅也然此等說話皆因講磨義理而發非有偏私也如我蒙陋者不能言下領會則只能記誦而已故嘗答擇之書曰老先生之言其能百世不惑與不能百世不惑非愚蒙陋所敢知也云爾愚之識見如此故當乙亥館學從祀之疏請也愚獨謂此事體重大孰知兩賢道德之實而敢爲此論乎惟如栗谷然後能定靜庵退溪合入從祀也既享而有如退溪論文昌不合從祀之說則豈不難處乎愚之所見如此故前後從祀疏一未嘗撰述矣至於文谷掌

洋時欲爲兩賢辨擬誣而請文此則不辭而當之矣
今聞尹徒謂我不足於牛溪而不作從祀疏此未滿
一笑也數十年前此縣章甫欲請老先生從祀至起
疏草眷兄則不勸不沮愚則力止以爲如此莫重之
事爾輩有何識見而敢爾輕議也其議雖止而隱之
於心則若負大罪故頃年從祀時承　聖上下詢亦
不敢明言而略及自罪之意矣道源以爲此亦不如
不爲又瞿然自悔而不可及矣及其後論議處處而
起則又何敢隨處而止之耶曩時連鄉欲爲陳疏愚
曰外方皆起則連鄉事體不可不應然文字不可不
斟酌仍指授一二段落而付之此則不得已也去年

聞此疏將出於畿甸心以爲非時使疇孫止之則書報不能止矣今乃謂前後異說執迹而言之則誠然此則甘受其責也大槩愚於此事未嘗不兢兢焉蓋以宋朝儒賢蔚起者如何而其陞聖廡者五賢而已以此偏邦而不已多乎其爲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此甚可慮者也妄意如此未知知道者言之則以爲如何也至於昔年李厦卿製疏於牛溪用死字尹徒既大罵厦卿而因及於余余笑以爲褻之史臣於舜用死字程子於孟子亦用之今人尊牛溪乃欲過於大舜孟子耶大抵今人識見每如此何可與之爭辨也且老先生於兩賢尊之不能無有間而韓嶠稟

於牛溪編摩小學續編則疏請刊行以教學者則其尊信之誠不後於他人矣且於乙亥愼齋先生論定並舉牛溪之議二先生尊信若是則其爲二先生門下者敢到論議耶至欲禁遏老先生講論義理間言議使不敢記誦則有不能者矣惟不知而謂其言議十分是當則爲可罪耳城主家諸人必因此事尤肆憤罵幸以此諭之如何

又 戊辰

汝尹帶書闖然入門誠是不意傾慰尤如何也 國哀普深隕慟尚復何及前書逶迤曲折令始詳聞無可疑者只句語之先播有不可曉耳今書示諭謹悉

之矣但少謁然之意而常帶慨歎之氣如此則終無合天理和人情之時矣未知如何仰恃眷遇敢此申複惶恐

又

慕用常懸不料毗也闖然入門傳畀惠札滿紙示諭辭嚴義正愚昧之受教多矣不勝幸甚父子間人所難言古有此語茲者再蒙教意誠不知所以爲對蓋常道人皆可知而至於變處雖大賢亦不敢輕易財斷矣況此愚陋蒙昧最居人下者何敢容喙哉惟望令監姑置憤疾之意而益加慈覆之心從容提耳婉轉爲辭期於早晚開悟如何竊聞門庭諸人以畏之

觝排詖淫極口怒罵云幸以孟朱一生所用力者教
諭之如何知此則知畏之出於不得已也又惟家禮
云子放婦黜亦不明言其犯禮也今監亦須加功於
百忍之戒以全天倫至情如何猥荷相與之意傾倒
至此還增悚仄戒子儀序文憂撓中草草呈其可
改處還賜指教幸甚

又 己巳二月

蒼黃束裝之際忽拜崇書備悉示諭所謂得死所云
云者無乃使坡公吐舌耶更須財量也此衰年越海
萬無生還之理馬革裹尸豈不愈於兒女手乎只不
得更奉顏面說盡西山前後故事是爲恨耳更何所

言惟冀珍重以副遠誠

與李聖彌 碩堅

別後工夫自看如何能不爲雜事所撓否以是奉慮而相思之苦落在第二矣須討一靜室斷却閑出入除却閑言語息却閑思慮端坐存心晝讀夜思庶幾心路漸開天理漸明矣切不可悠悠放過自欺欺人而已他日相見僕有以察其言貌講論之際而驗其用力與否也剛兒不至全放册子耶每夜令誦二南至佳至佳昨得黃生書有來居之意此子若來則不落莫矣來時家禮覓來爲妙且五服沿革圖者寒岡先生之所編也亦須借至餘希珍重不乙乙庚辰七

月廿四冷泉病夫

又 戊子十月

阻隔頗角閱幾寒暑戀慘之私固不足言而只是所欲知者學之進否見讀何書也若知得此數件雖没世不相見尚無憾也來書勤懇惟是之爲恨雖亦人情然區區鄙衷在彼而不在此也比年貧病益甚溝壑雖不敢忘然親年益衰而奉養益艱每聞賢者消息未嘗不縈之於身而惻然而傷也然吾道固應如此以古人至難堪者自況者眞是固窮之良藥也未知已嘗用力否今日無可爲只講學自守尚屬自己事於此不得力似無安身立命處矣今看賢者語意

似於此未能打疊幸於日用間仔細點檢也抑吾有所恨者適來頗從山谷裏看得古人書有會心處欣然若千載之不遠而無可與告語者益思賢者有如飢渴之切身也倘得偷閑一來何幸如之而不可幾也奈何奈何餘冀益務實地以副遠誠

又

曾知夙計乖舛茲者意外奉此伴書殊慰戀思居官之道大抵具在小學書捨此別求則其誤甚矣更須取語類外任篇究觀朱子所行者則雖不中不遠矣大槩以愛民爲本而清愼自持則是爲要道爾又須求忠信無飾者爲掾屬誠心任之是聖人所謂先有

司者也又寧拙毋巧豈非士夫之政體耶又見少輩一行作吏則永拋書冊埋沒其平生此甚可戒者聖彌豈亦如此耶丁未正月八日華陽人

又甲子二月

昨復見否官事漸叙否朱子記范文正與其兄子書云汝守官小心不得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郡下與販自家一向清心莫營私利此近而易知行之無難者故聊以奉誦耳

又甲子五月

見書知賢孫痢症非輕憂念罔已聞醫人李時龜術

業頗精云須邀致而治之如何所諭于事此何足相較而紛紛至此耶遯院云云人若聞之則必鼻笑之矣大抵朱子彈章醜說狼藉而末乃驅之於逆黨然朱子只曰老年光華好黨籍云云一無分疏之言非惟朱子至其門人子弟亦無一言此非今日之所當法耶須於知舊間以此相告而痛止其紛紛如何云云味珍荷只屢煩官便殊不能安耳

與金晦叔 震特

尊堂諸候支勝否哀況亦如何婦人不能病禮有是說最是哀累月救疾之餘氣力甚可念萬一傷病是吾輩之責也他日地下不待奉對尊府矣須十分自

愛也曾欲相就道此悲苦而每向其處不勝哀淚古人不由西州門者良以此也再明有祀事不得出入過後當往把筆草此酸噎僅成不知尊府有以諒此否

又

昨逢草草此今早以祀事力疾起動覺有添傷之候悶悶所遺壽儀甚知至意第昨者任實亦有此餽而不得受蓋聞朱子遺訓故也或問誕辰受子弟壽酒否朱子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切不受人物事蓋生日是父母劬勞之時不忍受人賀儀矣吾與令相視何異於秦兒而於秦兒既不許乃受於令則是與秦

兒異視也何忍如是且若改換常法則便成䠞䠞令須諒之

與宋希張 光栻

新凉入郊戀懷倍昔今見遠書慰豁亡量此處以病患憂念度日可悶可悶知讀小學便見務實之意若於此書有得力處不患意之不誠何乃以是爲憂耶日用之間漸知自己過失是得力處試以是驗之如何

又 己卯五月

責成未久又加嗣親之重其必有自顧兢懼者乎抑其尋常等閑者乎始擬護往奉以曾所聞者竟掣斯

志而憂慮之心尚未已也血氣未定質又孱弱所戒可自知也君子造端女子難養則禮率宜未可緩也耳目之玩此心易役精神儘堪把也此數語者雖淺而實深淺見之則淺深思之則深唯在伒所見之如何耳千萬毋忽千萬毋忽大府醮命必有切於此者而父子之間實有難語者故不惜索言之餘冀炎程慎攝自愛毋貽疾憂

又 丙戌三月

相戀甚苦一字直金信後侍奉愈佳否吾亦無他而不得安坐讀書是可歎也川芎大黃只餘數根盡拔以送蓋聞百藥不如一箇慎色故欲緊切用力於此

而不以彼爲可恃玩寇之資也一笑之餘幸念俳說如何如何金櫻亦移遣

又癸卯十一月

來書並通文揉子奉悉矣有司具銜之說誠有見矣彌山書之甚當且念斯役實湖伯爲主則湖伯亦可書也實承統緒雖愼老庸何傷乎朱監稅稱道晦菴無所嫌損而程子胤子則直稱先生古人之公天下不以自私如是矣然三字改以諸字似好美村改定處皆勝原本依此書之可也壺山可謂出於藍也卽以酌遠客可幸

與宋誠伯 基厚別紙 戊寅六月

汝之氣質敦篤可尚而病痛全在狹小上敦篤故無顯然過失而狹小故終難展拓此在汝克己工夫不可不潛思用力者也大抵以死葬此事爲志而少無欲速好徑之意則心地不期於寬潤而自寬潤矣此則似是治病之良劑此吾平生所患而方用力者勿謂何從而得此也夔兒欲使兼受養正篇以此紙地五幅截作小册子謄送而字畫大小視元本速就之爲佳

又

在師門幾許日所學亦能幾許耶頃日覆書覽未吾尚免餓殍程夫子自喫之訓誠不我欺也但一事不

做則得無爲汪信民之罪人也耶可怕可怕曾受家禮之外不及他書耶老先生易簀之年乃云一生看家禮未免有疑蓋愈看愈有疑以先生純篤尚有此患其他又何說唯願細心平氣濃爛會通甚善甚善癸兒氣質輕清從善亦易而只是驕惰已成改易甚難今又捨去吾於十寒何哉悶苦悶苦養正勝寫已下工夫否

又己丑二月

春陰不開未委侍奉及數學如何戀思日積此中幸而粗宜忽被村染逼到將不得安棲憂厲熏心奈何述谷兄相見商議石室文字否此兄說汝云此文字

大失本意不如不用信否此等文字只看斷案如所謂壁立千仞者實朱夫子以稱曾子而舉曾子弘毅易簀託六尺寄百里臨大節不可奪等語以實之者此文字豈歌後看耶且宿不愧衾云云乃宋時大儒做工夫眞切處此豈尋常說話張誌只以善人斷定善人乃質美而未學之名與此箇話頭相去懸矣汝反謂張勝云未知尚論者寧爲善人耶抑爲曾夫子蔡先生耶其他果有無緊文字然自是作文當如此試看韓歐碑誌雖大賢事不必事事贊揚也設使此文大有不可用者更當與彼反復彼終不回然後引誼告絶如朱子所論范恐脫曲折也似不當如是大言

也未知如何如何

又 庚寅

歲新侍奉益佳慰喜前後書皆見去就之說其善以疏懇辭反蒙　溫旨狼狽尤甚然聞洛下及嶺外洶然以爲吾挑怒强敵反欲縮入以爲自脫之巧計上竭下閼至有爲避亂之舉者故同志之人不敢歸而力招我爲同禍之地吾實無解脫之心然以職名上去似未安以是趑趄耳此等處正要精思歸於吾心之安則死生不足言也

又 癸丑三月

續見書爲慰只每書必有苦辭恐非安分之義延平

先生告朱子以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朱子說臨事覺有得力處幸試以此勘斷如何如黃生不能守分多有狼狽處此亦可戒也

答李重卿 相吉 癸丑四月九日

燕山星散之後久不相聞相念益切鄉奉尚書槩知示諭甚慰此懷太學通文奉閱還送然清院既還書池鳳翼於院籍則大本已正且自悟其非而改之矣此後則恐不必深攻矣惟卞生事略加分疏池應一已行戡罪則亦無事於追說爾大槩大學不答清院之文而只答懷院則彼此立落懸殊矣亦不宜乘快

順風須稱停說話勿失長厚之風如何賢守之失眞可惜然只如辛亥之塋沒則其所以留之者適所以逐之也須量此事情無壞邑風似可矣遷葬虞祭當不出其日而不必待畢役後也然改葬之處出於丘儀只從朱子說恐亦得宜也如何如何

別紙

別紙首条崔友云云昔者牛溪有答栗谷門人問書此在二先生年譜中矣可檢看也頃者美村未返哭前其門人亟發享議而所論既不端的同春兄嘗曰吾輩爲老先生論定此事在小祥後然則吾輩非耶據此則今日事知所處矣大抵尊奉父師不在於此

只在師其善繼其事而已緩急名實之間實今日之所當知也

又甲寅正月

遠遣耑伻有此委示雖感不鄙亦不能安也賤疾支離至此而兼值雪寒有頓進之勢自危而已院事議論既定何必續續俯諭也且每讀牛溪所答龜峰及海儒吳希舜書有以見先賢謙愼之德不欲以愚昧之見參涉於斯文重事也記昔春兄初喪左右示以崔德山說話愚略以牛溪書奉報而但未究其說耳小紙所示列名事其在可稟處則必須稟問而定之切無率爾以致悔吝至佳至佳

爲候僉況賤疾彌留至今靜竢歸盡之期耳竊有所告蘇堤別搆當初以爲無謂故奉告以不可之意而僉尊見謂自爲聚會之所云爾則無辭可止且嫌於愛惜寸地故更不費辭矣今因金克惇聞不能不煩於所親守宰云此可謂不思之甚也粤昔書院工役連歲不止隣邑之赴役者怨謗盈路守宰之見助者其眉或攢愚奉告於春兄以物情則亦以爲當戒矣夫學宮猶然況諸尊名以自爲處所而致有煩言則非但於義不善於事亦有所害須望亟加撤去以息流議千萬幸甚此屋名雖僉尊之處所而於我亦不

能無嫌毋使老物得罪於人爲善更須諒之

又 壬戌九月

見書知有　除命喜賀無已興龍事不須騰口以起節上生枝至可至可蓋轉喉少錯便成瘡疣張三打人李二償命未可知也行李見過則庶可舒別此今朝又承　恩召録事諸色夕又下來此間隕越不可形言

又 壬戌十月

昨訪令書謝戢可言小文字入刻之諭恐其不思之甚也重卿於此署非倉氏庫氏則既去之後安知不爲不悦者所援去耶千萬勿復生意若議於驪陽則

必以愚言爲是也功德疏當時廷臣祝願皇帝之疏也西方謂佛也佛氏祝願必稱無量無量無窮之義也因問及之視至如何餘祝行李珍悉

又 戊辰九月

國哀隕痛何極臣民無祿豈料其至此也別紙謹悉愚雖癡駭未嘗有從祀當否之說蓋從祀何等重事以此見識敢論其可不可哉昔吾鄉章甫欲發文元老先生從祀之疏愚敢力止以爲此事何可輕發也其於先師亦不敢妄以爲可況於已祀之先賢何敢以爲不可乎惟於李同甫處略說連坡不相入之源委也乍引先師論議矣聞彼以此發怒肆其詬辱以

至上及先師此實不慎樞機之罪雖悔何及然先師亦未嘗不尊牛溪常以爲栗谷是東方之朱子無與等倫云爾正與孔門諸子推尊孔子以爲賢於堯舜云是豈訾議堯舜之意也彼疏若上則此亦詳細陳達以訟先師之誣矣聞彼與嶺外相應而起以我爲亦侮退溪愚嘗自謂尊退溪者莫如我也今得此題目可怕亦可笑也

又 戊辰十一月

孫兒即遠之後心懷尤惡自謂死期不遠承此遠書殊慰此心編配雖是輕律亦是　君命似不可逾越其郡界也聞趙重峰先生謫在通津親喪出於金浦

而亦不敢奔赴云矣伊川請辭叔母而不見許朱子以爲不若了翁之聞命卽行矣光武廢后時朱子責鄧郭以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大啓爲人臣者恐脫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朱子明訓旣如此則後學何敢復贅他議耶打愚始出於嫉惡之心而所處或有不善以致仇嫉者鍛鍊羅織竟至削版究其原則只緣曩時峻攻某人以致怨謗溢世而然矣某人威勢可怕可怕

又 己巳正月

歲書遠至慰荷無已孫兒葬日卜在今月廿九久在塗殯中一倍傷痛如割奈何奈何打愚所遺渠之所

處不無所失而不悅者堵立以至於此理勢然也何足恠哉賊鑵爲以欽加麻其傷風敗俗極矣而尼尹謂鑵言論見識實有超詣過人者雖不專指此一事而此事之入於其中則恐不免也打愚可謂矯枉過直此時直猶難容況其過乎可惜可歎吾之所遭正坐妄生距詖淫邪遁之辭使仇慾溢世以至於此然韓愈有言使此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竊不自遜暗中時誦此語耳牛溪先生愚何嘗一毫疵議哉時輩欲成吾罪而做出此言此後雖有無限事渠輩當之矣于我何事

答朴徵之 泰徵 甲子十一月

出山入山長時對愁此實窮命常例惟得故人情札
眞不虛爲此來也當初作行時固知發此大病而亦
不知其如此之甚也病兒忘其病而憂我特甚雖相
慰而不相入只愍然相守此間情境如何如何　國
練已迫　召旨頻仍不可不暫入城裏而將未免孤
負　恩義奈何京裏書昨夕承拜辭意鄭重尤令人
感戢時事至此天實爲之浩歎而已然一毫扶持之
望只在德門而德門之所相信其不在左右耶未知
左右無有悶然之意耶中夜起坐不覺長吁也杜門
囚舌久矣今於吾友敢發此言無亦病風所致耶陽
德漸長倍加保重

答李廈卿 輝 乙卯四月

魑魅之鄉不料遠書來到欣寫之懷不可盡言此中實是非人所居之地去海無十里獰風日吹觸肌如割以故未數月而浮氣屢作二月半間血下無數幾不能起今則咳唾酷急有若頃刻絶塞者以此觀之則數月綿延亦非所望陽復悔禍之喻何其誤耶金尹云云欲必辨說則涉於疲勞第以此四事問於尹子仁成汝中則可知矣所可恠者尹成諸君訖無一言以曉其誣恃今日人情亦有所可知者然則亦不如不問之爲愈也

答尹汝良 明遇

秋老風剛懷遠倍切書到此際慰豁如何此間一病字外苦無餘事然亦隨分支吾忽被　新命又添道慢之誅祗自惶震耳二程書荷留意良謝良謝前送柹處紙二十束今又付十束或印或買任宜篇之速推見投望也材料所乏固多諸友亦非玄圃主人乃主豈可常得也呵呵姪子顓蒙幸望隨時隨處力加提掖如何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是劉元城語而晦菴夫子之所贊者也舍姪須以此數數提警而汝良亦不可不知也

又　辛丑六月

阻面至此戀想增劇嵩萊擁蘿蘿之間忽此書來忻慰

之懷何可勝言此自春訖今癘氣熾發滕下傳痛者至於三人去無所之坐此危厲之地未知畢竟之如何耳只　國事艱危萬無一存之勢自己事何足言哉來示賑政条目詳備可爲他人矜式未知如此施設闔境都無飢死者否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今所職不止一命而已宜乎盡心之至此也第目今民死甚於以前未知官儲尚有所餘否無緣奉覿旱炎加愛

別紙

今春民死不但飢餓而已露處冷地多値恐嚫致殞命如鎭岑宰預作土宇以處之故死者絕少每恨他邑之

不如是也今來示正與鎮同可知愛民深者其事亦同也○浮民之死誠不可不恤第與土着良民輕重有間所施亦當有厚薄矣此間或有反其厚薄而施之者亦有均視而無別者反使良民不全此不可不知也大抵朱子大全救荒事件甚詳暇日幸考閱而遵行以試之如何○上使於所請無不準許可知相信之深也聖訓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信然矣此間上下相疑真成怒目而置民事於度外世道可歎

又 別紙 甲寅正月

來諭所謂若救弊之策專以省事爲法則亦恐難行

云者恐不考小學所謂事者乃私邪之事而非公事之事也○知不能專一而用力於專一知不能精密而用力於精密便是策勉事也何待於後書之所云耶朱夫子嘗以爲能知其病已是能治之藥斯誠至論也○莊敬涵養沉潛研索雖不爲前書而發然此等工夫無時無處皆不可須臾捨也○先賢閑漫酬酢固有起發心意處然豈若一刀兩段等痛快警切語耶

邂逅是不期而偶得之義也○大慧祖師號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六十四